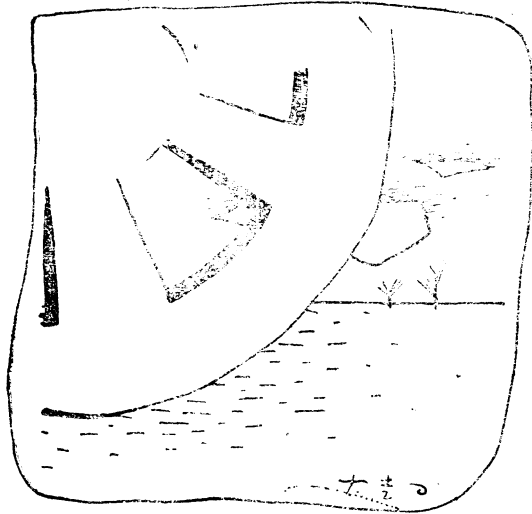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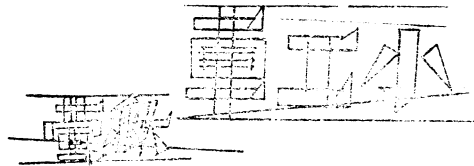


短篇小說

水工車

秋螢著

文選刊行



大さ

## 題記

現在又是秋風微涼的季節了。記得二年前的秋天，着手整理我的處女短篇集去故集時，心裡非常興奮與激動。那個時候，我也會想把自己的作品結算以後，再重新寫一點比較好的文章，因為我對去故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大滿意。

可是從去故集出版之後，在這一年中，我都寫出些什麼來呢？這真是使我慚愧得很！雖然也會寫出兩個八萬字的中篇，還有一些零星的短篇，但內容的淺薄與草率反倒比以前更退步得多了！

這原因固然爲了客觀的環境，限制了我的寫作情緒。但也不能不怪罪自己表現手法的拙笨，與缺乏創作的技能。

以前我常常怨恨我生活的不安，不能讓我靜下心好好的寫作，不過從最近兩三個

月來，我再不這樣想了。我現在可以坦白而忠實的承認，我是一個十足的低能者！

對於文學，我始終是有着粘着性的熱愛，自從近來發現自己創作的低能以後，不禁也有一點悲哀的感覺。正因為這樣原因，對於過去的一些作品，反却寶貴起來。

這心情也許像一個缺乏了生殖能力的老人，在垂死的暮年中愛起他的不屑兒子一樣吧？對過去的作品雖覺不滿，但連這些舊作都寫不出來的今日，我又怎能不愛惜呢？

所以這集子的出版，除了小工車，血債與另外兩三篇是繼去文集出版後的新作，其餘幾篇都是去文集出版時刪去的東西。這次又重把它們收進來，關於內容的編排，爲了某種原因，我不願按照寫出的年月而分先後的。

在我創作時，確實沒有快樂的感覺。長久浸在創作生活中不但會減削了自己的健康，同時那種苦思終夜而不能落筆的煩躁更深的苦惱着我的身心。

近兩月來隔絕了創作的的生活，身體倒真的畧見發胖了。每天常常在無文的寂寞

中。伴隨着一個朋友散步在都市的夜街上，有時到子夜以後還不願回家。

『這種惰性的放肆，要倒那一天才結束？』我常在子夜歸來的孤燈下自己責問着自己。雖然我說過創作對於我是一種苦刑的折磨，但我這遠離了文學故鄉的浪兒，仍無時不願再回到故鄉的懷抱啊！

這集子中的八篇作品，有許多處都經過痛苦的刪削！因此結構與表現上也許有許多模糊處，這不能怪罪作者的了。這里比較我認為滿意的，除小工車以外，祇好說是血漬。至於新聞風景是我最討厭的一篇！還有中間層是為放送局放送而寫出，也是我不很愛惜的東西。

最後我應該感謝好友徐公波君的出資，才能使這集子出版。還有貢獻給我小工車題材的子松。並且這集子的命名也是遵守子松的意思。

另外應該感謝的，便是為我畫封皮的子兄與畫扉頁的大超兄！

一九四一·九·十一日·夜

目次

離散	一
農家女	二七
喪逝	四九
小工車	七五
血債	一〇七
三秋草	一三九
新聞風景	一五三
中間層	一六七

## 離散

初春的早陽，溫暖的爬滿了紙窗，萍便被孩子小手的撫摸弄醒了。他揉一揉乾澀的兩眼，一翻身想喊一聲媛，但是突然想起妻一定是走了，於是毫不思索的坐起來。

『爸，媽媽呢？』

四歲的小寶寶騰芬看見他起來了，便親近的坐在他身邊，睜着黑亮的眼睛這樣問着。他看一看孩子薊菜似的小臉，烏油油的短髮，不禁感到了憐愛。他摸着孩子的小臉，慢慢的說道：『媽媽麼？媽媽給寶寶掙錢去了。』

但是這句話剛說出口外，便使他好像受到一種重大的羞恥，這羞恥的心情，很快

的把臉上的一絲笑紋抹掉了。

沒有精神的從床上走下來，他第一眼便看見那張油漆剝落的棹子上放着一張紙條。他拿起來，看見上面寫着：

萍 我去了，委屈了您，今天好好領着我們的小寶寶玩吧，晚上回來我一定給你們帶兩個大蘋果。

飯已經做好了，放在鍋里，寶寶會替我陪着你吃這頓飯的。

媛

看完了這短短的字簡，一種痛苦的情緒在折磨着他，『你這沒有能力的男人呀，難道非靠着女人才活着麼？』他這樣的自己責備着，便無力的坐在一隻破舊的椅子上，那隻椅子隨着便發出一種不奈重壓的尖叫。

『爸，找媽給寶寶洗臉。』

坐在床上的孩子，看見父親沈默的坐在椅子上不說話的呆像，不禁有些奈不住室內空氣的沈悶，對着他這樣要求起來。

孩子的聲音，忽然喚回他浸在痛苦的思緒，轉過頭，才注意到孩子的臉還沒有



洗，幾個衣扣還沒有扣好，於是他想起來在平常這時候妻早已經把麗芬的小臉洗好衣服穿得整齊起來，現在他覺得連自己的孩子都對不起了。

『來，爸爸給寶寶洗吧。』

他不習慣的把壺裏的溫水倒在盆里，替孩子洗着，雖然他是愛着麗芬，但給她洗臉這還是第一次，所以有些拙笨。

替孩子洗完了臉，把濕毛巾又擦了擦自己削瘦的面孔，本來自己并沒有一點飢餓的感覺，但是爲了孩子，他便照妻子吩咐的話由鍋里取出做好的飯。

吃飯的時候，麗芬直囑着媽媽爲什麼不來吃，這使他更有些痛苦起來，靜默的空氣，沉寂的小室，想到現在妻子正在工廠裏一針一線的勞作，無論如何，他再也吃不下去了。

麗芬本來是不能吃這粗糙的飯食，可是經濟的貧困，使他們沒有能力爲着寶寶買一些餅干之類食物，所以也祇好跟着大人吃着。他一到麗芬吃那粗糙的米飯，一種痛苦的感覺便狠狠咬着他的心。

孩子也許是感到了桌子上的寂寞，也許是有些厭惡起那粗劣的飯粒，因此僅僅吃了幾口便不吃了。

『等着吧，媽媽回來買蔬菜給寶寶。』

看見靈芬放下了碗箸，他使用着這樣的話慰藉着。

這時溫暖的陽光，已經填滿了整個的小室，但是這陽光却抹不掉室內的污暗，一切都是破舊的，破舊的牆壁，破舊的雜物，樣樣都會使他生起一種難耐的焦躁。

孩子也再忍受不了這悶的重壓，有些不耐煩起來，由那寂寞的小臉上，他已經看出來寶寶此時的心情。

『爸，媽媽怎麼還不回來呢？』

『好寶寶，媽媽晚上就會回來了。』

他又愛憐的撫摸了一下孩子的短髮，然後便想引逗着靈芬玩耍，不過他簡直再也提不起玩笑的心情。

『寶寶，爸爸領你到外面玩玩去吧。』

剛剛抱着孩子走出來，便聽見住在他東鄰那個可憐的歌女屋子裏，惡毒的女房東又在吵嚷着。他用不着細聽，便知道一定是因爲房租的遲延，才引起她的吵罵。

於是他憂鬱的想起自己的房錢也要到期了，怎麼樣應付呢？也忍受着她的怒罵？同時他又想到那歌女的生活，不禁又忘了本身的痛苦。那樣一個瘦削的女孩子，憑着自己的歌喉來養活一個年老母親與自己，這又是怎樣難度的生活呢？

『人生并不是痛苦的，可是祇有我們這一夥人是始終摸不着幸福的邊沿呀！』  
他痛苦的想着，把懷裏的孩子放在地下，拉着她慢慢的走着。那房東乾澀的咒罵與拍擊桌椅的聲音，不斷的從後面鑽進他的耳朵里，使他趕緊拉着孩子走出大門的外面，他怕那成串的惡毒言語。

雖然才是初春的季节，但是一陣陣的南風，吹拂到他的臉上使他也感覺到春天的溫情。蔚藍的天空，明朗的太陽，好像又給他帶回了生力，他似乎全身滿溢了生的力量，但是這溢滿在週身的力量，又上那去發揮呢？

他倔強的性格，不妥協的精神，使他在這社會上我不到一點可以存身的地方，現在簡直竟依賴起女人生活了。

他領着孩子無目的的走着，究竟往那裏去呢？他自己都有些茫然。

傍晚的時候，他又懶懶的走回家里，孩子有些餓了，雖然才走進這間溼悶的小室，又鬧着要找媽媽，可是後來漸漸的便睡過去了。

剩下他一個人孤獨的坐在椅子上，感到了萬分的苦惱，這是什麼樣的生活呢？自己難道就這樣長久依靠女人生活下去麼？不然，自己又能找到什麼職業嗎？他不斷的想着。

這半年來失業的生活，已經使他焦躁得幾乎發起狂來，可是他既沒有卑屈諂媚的手段，在這滔滔的濁流里，又怎能弄到職業呢？這焦躁的感覺，在今天更厲害起來，妻在家的時候，他還可以像是無羈的野馬，成天到外面跑着，可是今天這孩子簡直成了一個累贅。他瞥一眼睡在床上的麗芬，這焦躁與激忿似乎又都落到孩子身上了，他恨起這孩子來，他覺得如果沒有這累人的孩子，自己不是很可以在外邊任意的飄流

起來麼？

可是突然他又覺得自己的思想是多麼可恥呢？沒有做父親的能力，難道還恨起無知的孩子嗎？

他順手取出一本書，想看一看書中的故事，來排遣此時的心情，可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平靜的看下去。

太陽漸漸爬到西邊去了，室內更顯得陰暗起來，在這時孩子突然睡醒了，使他又不安的走到孩子的身旁。

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的孩子，現在睜開眼睛仍舊找不到母親的影子，這一回不禁哭起來了。

孩子的哭使他更慌亂與焦躁，於是他祇得抱起來對孩子說：『走，爸爸領你找去  
吧。』

這一回他領着孩子一直往工廠去的路上走着，可是到了工廠門前，距下工的時間還很遠，他無可奈何的便領着孩子在工廠門前徘徊起來。

太陽快要落下去了，夕陽的餘光，好像留戀的給工廠的屋頂鍍了一層金光，他站在工廠的門前，看着那高大的煙囪，噴吐着濃厚的黑煙，心里感到沉重的壓迫。

孩子雖然止了哭，可是口中仍舊喊着「媽媽」！

『寶寶，不要叫，媽媽還在工廠里呀！』

這樣告訴自己的寶寶，隔着那高大磚牆，深閉的鐵門，他有些淒涼了，這高牆與鐵門，便隔絕了孩子與媽媽的會見。

陽光落下去後，薄暮的黃昏漫佈了整個的地面，忽然從工廠內發出一陣沉悶的汽笛鳴叫，這時工廠門前的廣場上，同時有許多孩子與男人們都正在等着廠里面下工的工人。

『寶寶！媽媽就出來了。』

聽見了汽笛好像不奈煩的叫完了以後，他的心輕鬆得許多了，這樣告訴了孩子，然後兩眼便注視到鐵門開後的院子裏，男女工人分成兩排站着，五六個廠警在搜索着男女工人們的衣服。

他又痛苦的思想：『這真是給妻一種污辱呀！』

二

萍領着孩子的生活，還沒有到一個月，便使他無論如何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妻子才上工廠去的一兩天，他還能奈着心好好的領着孩子，可是時間一拉長，焦躁的火，不留情的在燃燒着他的心，他簡直不能再領着孩子玩耍。

這難奈的焦躁，使他性子也暴躁起來，對於孩子他再不像過去那樣憐愛，時常在孩子寂寞苦纏着他時，他便嚴厲的怒吼，對於孩子恐嚇着。可是等着孩子一哭着喊起媽媽來，他便又自己責問起自己：

『你這沒有理性的東西呀！難道祇能折磨自己的孩子麼？』

這口責越深越使他性子暴躁，他曾幾次阻止妻子再不要到工廠去，可是等到妻子溫柔的向他說：

『萍！你暫時忍耐一點吧，慢慢的你也許會找到職業就好了，我不去工廠一家的生活怎麼樣維持呢？』

一聽見這樣的話，他便又衰弱的低下頭不說什麼。不過等到妻子走後，孩子的纏繞，又使他恢復了暴躁，同時心又深深的悔恨起來：爲什麼今天又教她上工廠去了呢？明天絕不再教她去了，我寧肯當強盜，也不能再把自己的精力都浪費在帶孩子上。

可是明天仍舊是看着妻走出去。

不過妻子雖然不停止的勞作，仍舊維持不了一家人的費用。每天他領着孩子在院中經過，時常遇見同院的人，這些隣居們的眼光，更使他感受到了絕大的侮辱，尤其是房東，那半老的婦人，眼光中似乎在說：

『你這無用的男人呀，靠着老婆活着還不知恥麼？』

這外界的刺激，與內心的自責，一天天折磨着他，他對於妻也不再有好感，因此常常把一天忍受的悶氣，在妻子下工後便發洩在她的身上。起初是漫罵，後來竟漸漸的打起來了。

對於他性格的轉變，孩子對於他也漸漸疎遠起來，就是白天母親不在家的時候，也不再對他怎樣糾纏。同時他慢慢學會了喝酒，時常從妻的手中要一點由她手中掙來



的工資，然後便跑到小酒館里去痛飲。夜深的時候才回來，回來以後便什麼也不說的沉睡過去。

天氣雖然漸漸溫暖了，可是他們的衣物也隨着溫暖的春風，慢慢的都送到當商的高櫃臺上了。妻時常用好言語去勸他不要再飲酒，這樣可以節省一些錢的，看見妻那憂鬱的臉色，又使他感動了：

『媛！我知道我太對不起你，從明天起我便開始不再喝酒。』

於是兩個人感情又漸漸恢復一點，他們說着許多不合於實際的夢想，幻想着渺茫的未來，可是第二天妻一走後，他便又落進焦燥的泥沼里。

一天，妻領到半月的工資，除了房錢以外，剩的錢維持五六天的生活，便什麼也沒有了，這困難的日子，使他又壓不住心頭的暴燥，於是便藉着一點點小事，無理性的對妻罵着。可是對他這暴燥的性格，妻是能原諒的，她從來不反抗一句，祇是無語的忍受着他難堪的惡罵。

第二天妻臨走之前，從箱子里翻出了一件僅有的短小旗袍，對他輕輕的說：

『萍，把這個拿去當了吧。』

躺在床上聽着妻的話，想起昨晚對妻的惡罵，心又痛苦的自責起來：『我是怎樣了呀！我瘋了麼？』於是他看一看妻瘦削的臉，便痛苦的說：

『媛！昨天晚上我又對不起你了。』

『我原諒你的呀！』

他想妻能狠狠的對自己責罵一番，這樣也許會解消一點自責的心情，可是聽到妻這樣的話，在他的痛苦之上更增加痛苦了。

看着妻子輕飄的影子消逝在門外，憎惡自己的情緒又在他心中漸漸擴展開起來，他恨自己爲什麼常借一點口實便對自己可憐的女人毒打與惡罵呢？自己不但沒有能力養活女人，同時還無耻的折磨女人麼？

孩子突然醒轉來，哭嚷着媽媽，可是等到睜開小眼睛一看祇有他在眼前，便好像帶着驚懼的樣子把聲音收回去。

他知道，最近孩子對於他這暴躁的性格有些怕了，所以現在他對於孩子懼怕的態

度，使他更憎惡自己，於是他趕緊坐起來，把孩子抱在懷里，親愛的說：

『寶寶，爸爸一會領你再上街玩去呀！』

這樣他又恢復一點過去的態度，給孩子穿上衣服，洗完了臉，然後把妻做好的飯又從鍋里端出來。

在吃飯的時間，心里想着妻的勞作是太重了，每天回來都是自己做飯，第二天又須在沒有黎明便要為全家做早餐。他心里想道，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給她先做好晚飯，等她回來必定會喜歡的，雖然他并不會做飯，但絕對要嘗試一下，他感到一月來對於妻真是過於苛毒了。

吃完飯以後，便領着麗芬挾着那短小的旗袍到當舖里，他看一看這件衣服，一段回憶便使他更傷感了。他記得這件衣服還是五年前與妻結婚的第二個月，領到月薪後給妻做的，算是婚後給妻的一件贈品，可是現在這件衣服也要送到那高櫃台上去了。

對於質當他還不太習慣，所以當高櫃台上露出的那張冷面孔問他要多少錢時，使他有些苦澀的說不出來話。

『多少都行，你們看值多少呢？』

『你要多少？』

對方固執的問，於是他囁囁着說：

『兩元』

他的話剛說出口外，那個人便一句話也不說的把那衣服包好推下來。

『爲什麼？』

『多少也不要，這衣服已經太過時了！』

他這一回好像受到了重大的侮辱，於是漲紅着臉，一氣走出來，雖然倔強的性格使他不會向那些商人們哀求，但是終於爲了錢的壓迫，使他不能不硬着頭皮走了幾家，才換到五毛的代價。

從當舖里走出來，他會幾次痛苦的想把錢扔在地上用腳狠狠的踏着，那幾張輕蔑與譏笑的面孔，鉛一般的貼在他的心上，從他的靈魂里不禁湧出不可遏止的憎恨。

他的頭腦里什麼也沒有了，沒有家，沒有女人與孩子，有的祇是憎與恨，他忘掉

了家中的困窘，忘掉了晚餐還沒有米，兩隻腳任着這模糊的意識支配，不知怎樣他又跑進那骯髒的小酒館里。

就這樣像從前一樣，又把一次次送到當舖的衣物代價都換了白酒，灌進自己的咽喉，他兩眼紅得使自己的孩子都有些怕起來，但是酒力的燃燒，使他什麼都不顧及了，祇是一杯杯的灌着。

走出了酒館，他的腦里更昏漲得厲害，他幾乎忘掉自己的孩子。歪斜的朝回家的路上走着，眼睛模糊了，茫然的望着前面，覺得眼前充滿了黑暗。

一走進自己的家，他仍不顧孩子，一直倒在床上，孩子也不敢聲張，可憐的躲在牆角，瞅着爸爸怕人的面孔，

酒力的燃燒，點起了他胸中的怒火，使他又快發做起來，他想找發洩的目標，但是屋子裡却空寂得什麼也沒有！

晚上妻從工廠里回來，一看見他那樣子便知道又喝酒了，於是她的臉色有些黯淡，兩眼也有些無光。

『萍！你又多喝了酒麼？』

他看一看妻，沒有回答，孩子看見媽回來了，便撲到母親的懷里哭起來，屋內一切都昏昏暗暗的，空氣沈悶得使人感到了窒息，她猶豫了許多時候才低低問道：

『那件衣服你當了麼？』

『當了，錢都讓我喝酒了。』

這回答使她輕輕嘆了一口氣，便無力的坐在床沿上，可是孩子却跑到她眼前，不住的喊：

『媽媽，給寶寶做飯啊，寶寶餓了！』

聽到這樣的話，一顆冰冷的淚珠從妻瘦削的臉上滾落下來，她用什麼話回答孩子呢？每天回來都是她弄飯，但是今天弄什麼啊？

『萍！你不想想麼？家里米都沒有，你還忍心去喝酒嗎？』

她傷心的說，帶着哀苦的表情，可是她這時的話，不但不能打動她丈夫的心，反倒使他有些更忿怒起來，似乎一天所受到的刺激都是妻一個人所造成，於是他忿忿的

的罵道：

『怎麼？喝酒喝的是我的錢啊，你嘗着了嗎？』

『萍，你不要再這樣無理的吵鬧了，你也不是小孩子，連自己的景況都不知道嗎？你看麗芬跟着你挨餓不可憐麼？』

妻這樣的話，更使他像一匹瘋狂的野獸，再也按捺不住忿怒的激動，像從前一樣，他什麼也不說，一把抓住妻的頭髮，用他那堅硬的拳頭，狠狠的擊在妻子的瘦弱身體上。

『跟我挨餓？你看我窮麼？誰讓你嫁給我了呢？你今天便領孩子離開這里吧！沒有你老子是可以任意流浪的！』

對於這蠻橫的打罵，以前她都是無語的忍受着，可是現在她也不禁有些忿然了。但她沒有掙扎，僅祇擡起頭，向他問道：

『你說這些話不慚愧嗎？我那一點累了你呢？你要能自己生活不是更好麼？』

這一下子好像更傷損了他自尊心，於是他的手一用力，握住妻的頭髮，她便跟着

倒在地上，拳頭似雨一般的落下去，口中罵着：

『你今天不滾出我的家，我便打死你！』

萎黃的燈光，照出他那恐怖的暗影，壓在他身底下的妻，好像一隻弱小的生物，被撲在巨獸的掌握。這時孩子早吓得躲在室內黑暗的一角，連呼吸都不敢出聲了。

『我走還不行嗎？』

妻勉強擡起頭，向他這樣說。

『好，你走，你走！』

於是他放開了妻，便看見妻子帶着血跡模糊的臉，與蓬亂的頭髮，困難的站起來，毫不留戀的走出去。

『媽……』

孩子呱的一聲哭起來。

妻子的影子幽靈一般消失在門外，他突然好像又醒悟過來了，痛苦的抓着自己的頭髮，心里想着：『我又做了怎樣的事呀！』



『你這吸血的野獸呀！你這沒有理性的畜生！』

他用狠狠的敲著頭，自己罵着自己，這怪異的動作，孩子更怕起來。

『媽……』

孩子的哭聲，才使他看見蠕動在黑暗角落里那瘦小的生物，他的心更痛苦了。

『寶寶跟爸爸來。』

『我要媽呀……』

孩子恐懼的躲起他來。

『寶寶，我帶你找媽媽去吧！』

她抱着孩子，從家里走出來。晚春的夜風，溫柔的摸撫着他的週身，但是他却感到了寒冷。走過了幾條黑暗的狹街，踏遍了無數繁華的馬路，但是在這人的激流中，上那去找暖的影子呢？

他瘋狂的走着，一直到夜已經深了，街上再沒有許多行人，同時空氣也冷了，這使他心也漸漸涼下去，可是他口中仍舊輕輕的說：

『媛，你回來吧，我再不這樣了。』

失望的走向歸途，一種新的希望又使他增加一股力量，妻也許會回去了，可是一進到屋子里，祇有孤寂的空氣在迎他！

暗淡的燈光，也許是油快盡了，僅祇發出曩大的光亮，孩子回到家里又哭起來，但是慢慢的又疲倦得睡倒在床上了。

他暴躁的在室內來回踱着，像是一團火在燃燒着他的心。

燈光突然滅了，他的心也跟着黑下去了。

三

妻走了以後，他會癡想着也許會回來的，可是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終久不再有妻的影子了。初走出的幾天，他還會耐住心，等她回來，他要在她面前懺悔，立誓從今後一定改好，同時更可以各處去尋工作，但是過去的暴躁却又隨他的失望漸漸萌長起來。

他知道妻是不會回來了，孩子從妻走後，也消瘦得可怕，這幼小的心靈，好像也

知道媽媽是再不會回來似的，也不再哭喊着媽媽，她不說話，有時看着父親一眼，什麼也不說，在那小眼光中充滿了憎恨的光芒。

他怕這眼光，這孩子的眼光對他好像是重大的責罰。

他又喝起酒來，衣物都已經當賣得盡了，便開始賣破爛的傢具，這時他再不怕那鄰人譏笑的面孔，他祇是除了沉醉便昏睡，對孩子也不再像妻初走時那樣注意。

是一個雨天，春雨纏綿的落着，孩子是病倒了，兩隻小眼睛緊閉着不愛睜開，體溫熱得燙人，小臉上紅紅的，口唇也燒得乾癩了。

看着孩子的昏沉，他感到迷亂與恐慌了，同時又有一種潛意識使他好像覺得孩子死了也好，本來這樣貧苦的日子有什麼可活的地方，他想給孩子買藥醫治，但是他知道他是沒有錢的呀。

陰灰的雲，纏綿的雨，更增加他若干煩惱。同時隨着沙沙的雨聲，又飄送來老婦人的哭聲：

『孩子呀！媽媽賣錯你了，你教人買去了啊，孩子……媽媽還到那找你呢？……』

這悲慘的哭聲，好像撕碎他的心，他知道那歌女是在半月前被一個大腹賈買去了，他模糊的聽到，是一個暴發戶的商人，把那女孩子買到不可知的地方了，原先那個人是說把她領到外埠的家里，在臨領走那女孩子時給這老婦留了一百元，告訴說一到家便回來把她也接去，可是現在一點音信也沒有了。

雨聲伴着哭聲，使他簡直不能靜坐在這坟墓一般的暗室里，但是他不能走，偶然瞥見牆角邊有半瓶剩酒，於是他拿過來，又狂暴的喝起來了。

半瓶酒灌到肚子里，他又昏昏的睡過去。等到第二次醒過來，室內已經完全黑暗了。雨還沒有停，在這靜夜里，雨聲更清晰的响着，他燃起煤油燈，室內便發出一層昏昏的黃光。

他摸一摸孩子的頭，更熱得使他喫驚，在昏暗的燈光下，孩子的臉也比方才紅得厲害，呼吸也粗壯而急迫。

望着孩子的臉型，他又想到了妻，同時過去的回憶又在折磨着他。他還記得五年前那個時候，妻還是天真的學生，他正在一個初中做教師，在兩人結合到一處以後，

他們會對未來做過許多絢色的夢想，自從麗芬加入了他們的小家庭里，更增加他們的生力，在孩子的身上，他們又建築起很多的希望。他與妻計劃將來怎樣教育這孩子，妻那時是愛好音樂的，便主張麗芬將來是個音樂家。

可是現在——

這種種回憶的苦惱，又幾乎使他瘋狂了。

『妻啊！回來吧！看看我們的寶寶現在痛苦的样子吧……』

他痛苦的自語着。

突然孩子緊閉的兩眼恐懼的睜開了，發出模糊的獨語：

『媽媽，爸打你……』

接着又把口閉緊了，什麼也不說，又陷入了昏迷的狀態，這孩子獨語，像一把刀刺在他心上，他幾乎叫起來。

『寶寶，寶寶！』

寶寶的眼睛又微微睜開了，看一看他的臉，又微弱的說。

『要找媽媽呀！』

他幾乎痛苦的哭了，他昏沉的一下子跑出外面來，一股模糊的希望，驅使他在雨點的飛落下走着。

雨，擊濕了他的髮，擊濕了他的衣服，但是兩隻腳仍舊在積水的地面上踏着，口中低低的喊一個人的名字：

『媛！你快回來吧！我知道我已經錯了！』

但是雨夜的街上是寂靜的，沒有一個人來回答這聲音。突然在一條雨街上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很像是媛，於是他急急的趕上去，口中喊着媛，可是等到他跑到眼前，在一隻美麗的油紙傘下，却是一張陌生的面孔。

他羞澀的走過去，却使那女人睜開美麗的大眼睛，有些恐慌起來，他不知走過幾條雨街，仍舊找不到一個人的影子。

疲倦的再走回家里來，孩子已經平靜而僵硬的躺在床上。

這像是一聲沙雷，震响在他的面前，他有些清醒了，但是他再沒有悲哀，沒有忿

怒，似乎是做了一場噩夢，現在倒反輕鬆舒暢了。

第二天的黎明之前，他夾着孩子的屍體從家里走出來，外面的夜色還沒有退盡，當他走過那歌女的窓下，還聽見那年老的婦人，仍舊幽幽的哭泣着，好像一夜沒有睡過。

等他走到城市的郊外，天色已經亮了，原野上的小花與野草經過一番春雨的洗刷，更顯着碧綠得可愛。這碧綠的郊原，托襯着東邊粉紅色的早霞，更表現出春天的美麗。

這是幾年來第一次看到春晨的風光了。

他把孩子輕輕放在地上，口中說道：

『寶寶，好好的睡吧！』

於是他再不回頭，朝着前面一條曲折的小路走去。他再不想回家（不，他已經沒有家了）也不想再回到城市，他對這繁華的城市，再沒留戀了，祇是一直朝離開那城市的路上走着，春天的朝陽，照到他臉上，使他又增加一股生的力量。





## 農 家 女

### 一

山岩，田野，溪流，全部陷入靜謐的空氣。

溪邊的兩岸，已經有五六個同村的婦人坐在石頭上在洗衣服了，金香一邊在和她們招呼，一邊也找一塊適當的地點，把挾着的衣服浸在碧綠的溪水里。

朝露雖然掃濕了她的鞋襪和褲腳，但是却沒有一點冰涼的感覺。太陽從她的背面照着，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的纖細的影子。彎彎的，細長的眉毛下邊，她那一双美麗含情的大眼睛，鑲在她粉紅色的圓臉上更顯得可愛，一條柔黑的長辮，與遮在肩上的劉海，處處都表現出少女的活潑風姿。

水聲和槌衣聲互相激蕩着，伴着這種聲音的便是洗衣女們的調笑。幾個不甘沈默的婦人，都毫無顧忌的談着，話是無邊際的，由男女的情愛，會談到家中的日常生活，由柴米油鹽又談到一些新鮮的衣料。

此外，又有人說自己男人性子的粗暴，公婆的偏愛小姑，也有人講着誰的孩子好的曖昧私情，她便好像避忌似的緘默住了自己的嘴。

好像是都看出金香的沈默心理，於是一個年青的婦人，故意逗引似的問道：

『金香，怎麼還不嫁呢？難道不愛男人麼？』

『爲什麼不愛？有幾個女人不愛男人呢？』又一個人接着說。

一聽見這樣的笑謔，金香的臉上便有一種熱意爬在腮邊，爬紅了她的圓臉，於是照例的低下頭，輕輕的回罵了一聲：

『該死的！』

但是語聲是非常細微。

『趙庚怎麼樣啊？』

看到了金香的羞澀樣子，這些女人們都像有一些快感似的，談話又近一層引起來。金香現在唯一的應付手段，祇有裝着沒有聽見，同時故意把洗衣的水聲激蕩得大一點，更有些不敢擡起頭來。

於是，大家便是一陣愉快的哄笑。

笑完了以後，便像滿足了似的，又靜靜的洗起衣服來。聲音一靜下去，由遠處忽然隨着和暖的春風飄來牧童們的野歌：

『上鼓樓臺，下鼓樓臺，

馬家大姐送茶來，

茶又香，

酒又香，

十二個駱駝擡上崗。

擡不起，請毛郎，毛郎噴口水，

噴了馬家大姐一褲腿，

腿呵腿，鸚哥嘴。

……

這歌聲剛弱下去，又有人唱着：

『小白豆，

開白花，

小伙子騎白馬，

一氣跑到丈人家……』

悠長的歌聲，隨風在拖長，金香的一棵少女的芳心，也有些擺動起來，洗衣的手，觸着水裏面，便覺得有一股溫暖的氣流流過了水面。

洗完了一件衣服，金香仍舊羞紅着臉，覺得四肢軟軟的沒有一點氣力。慢慢的擡起了頭，那臉便被明朗和悅的空氣融化了，嫻寧，馴雅，光潔，又那樣富有青春活氣，恰似雨後的花朶吐着甜蜜蜜的芬芳。那散開着的頭髮，沾着輝煌的水珠，她又望

一望溪水，水中自己的影子，少女羞紅的臉在動盪着，突然一個小波溜沖來，把那影子打碎了，散了，扯成長條……

春風吹拂過去，在她的心上又浮現了一個男人的影子，那壯健的體格，表現出力與生命，美和幸福，永不會疲倦。於是她嘴裏幾乎默默的叫出那人的名字。

是的，現在她想起了方才她們所說的那個趙庚，她想到那一次他怎樣追進矮樹叢中，捕捉住她，她在那強倒有力的懷抱裏，是怎樣一陣難的情景的呢？

她下意識的擦了一下水花，那幻景把青春的快樂填滿了她心中。

幾件污舊的衣服都已經洗得潔淨了以後，已經是傍午了，溪邊幾個洗衣的女人早已走盡了，於是才使她發覺自己今天洗做的遲慢。

她慢慢的走回自己的家，想到又應該幫助母親做飯去了。在路上，他忽然瞥見一個人的影子，她是認識的，那個人正是城裡地東打發來的人。對於這人她知道他的厲害，全村人幾乎都知道他，每年幫助地東向這些地戶狠狠的索要剝削。金香看見他，便完全忘掉了方才的快樂。

走回家裡便把這話告訴了母親，但是還沒有到秋收，她們相信絕不是索債，金香母親自語似的說：

『也許到地里看一看莊稼吧！』

等到將要晚了的時候，果然那地東的管事人走進來，帶着一種輕蔑的神氣，又好像是搜查官似的，小屋的各處幾乎都嗅到。

『金祥發還沒從地里回來麼？』

這樣的問着金香的母親，便如同到自己家一樣的坐下了，沒有一點客氣。金香的母親，殷勤的招待着，好像怕錯待了一點似的，在問長問短。

漸漸的，他有些轉好一點了，同時兩眼不住的在金香身上瞅着，

『今年莊稼一定收成很好，你們去了還債也會剩餘一些的了。』這個人慢慢的說：『我這回來，便是看一看莊稼。』

『唉！剩什麼呀？一天我們三個人忙到晚，可是什麼也賺不下！』金香的母親辯別似的說着。

這個人又睨一睨金香，便問道：

『姑娘今年還沒有許給人嗎？十幾了，十七？金香爲什麼不到城里玩一玩呀！』

金香羞澀的低下頭走到外屋去，沒有回答，可是却聽見母親與他談的話漸漸談到了她自己身上。似乎那個人說城內地東想用一個姑娘做用人，他很願意金香去，而母親是拒絕着，聽見這樣的話，她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不安。

## 二

這個人一直呆到了將近黃昏才走出去，看見了他的背影消失在外面，金香才鬆一口氣。

黃昏，是這靜謐的小村子最喧鬧的時間，牛羊群都已經從牧場上歸來了，母牛們發出了種種的叫喊，間雜着羊群的咩咩的鳴聲。小犢們高聲銳叫，老牛們深沈的咆哮，這一切組織成喧鬧的交響樂。

但方才那個人的話，像是一塊鉛，沈重的壓在她少女的心上，現在她想找趙庚談一談，關於她與趙庚的事，雖然舊傳統的觀念仍舊使村人有着男女間最大的隔膜，但

是父母最近似乎已明白的暗示了將來她終身的大事，是寄存這個人的身上，而且因父母的過愛，對於她與趙庚的接觸，也並不太管束的。

在這樣情形下，金香除了躲避一點外人的眼目，是時常與趙庚到一處。她走進了趙庚的家，趙庚已經用完了晚飯，一個人正在牛棚前看着黃牛。一看見她走進來，在他那健康的臉上，便露出一種明亮的微笑。

趙庚的家裏祇有一個老母親，這時正在屋子裏做着別的事情，所以兩人的談話是用不着顧及別人的。

兩個人走到一處，在將落的夕陽光中，肩並着肩的步行着，牝牛圓睜着眼睛看着他們兩人一同走到後面的菜園裏。菜花在晚風裏披着清香，蓋在頭上的天空，被晚霞染成了金紅，小鳥唱着沒有字的歌聲，一切一切都充滿了可愛的音樂味。

『你無論怎樣看，都是爽快的，雖然你有時粗暴，可是我覺得你更時常謙讓。』金香一看見趙庚這健壯的風姿，便忘記了一切的悒鬱，心中好像得到了保障，充滿了快樂，這樣悄悄的說。



『是麼？可是我愛你，但是你還沒有嫁給我呀！』趙庚說完後，便是一陣粗壯的狂笑，這使金香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帶着少女的嬌嗔，狠狠的瞥了他一眼。

夕陽沈落時，薄暮的黃昏便組成了一面柔軟的網，輕輕的籠罩了地面。靜謐的空氣，快樂的幽會，使金香忽然又想到方纔那個人的話，於是她幽幽的訴說給對方：

『今天城裏地東的管事人又來了。』

『什麼？那個姓張的小子麼？』

趙庚也是與金香家租着一個東家的地的，這村子裏的人幾乎都是租着城內高家的地種，高家主人從前是做過潤事，在這村子裏是有着許多的田地。但是每當秋收時對這些農民們的剝削，已經使這些無力的弱者裝滿了忿怨，猶其對於高家管事人張富，更是感到可憎，所以趙庚一聽金香提到了他，一種憎惡的激情，便充滿了他的心裏。

金香看着對方忿怒的臉色，慢慢的用着平靜的音調回答道：

『不是他又是誰呢？』

『他又來幹什麼？』趙庚暴躁的說：『現在又不是收地租的季節啊。』

『我聽他跟我媽說，城裏地東的家裏，想用一個女用人，他與我媽商議讓我：

……』

趙庚一下子跳起來：

『媽的，這小子又沒有存好心思啊！』

一種憤怒的火，燃燒着他的內心，使他簡直不能按捺下去。這村子里的人，雖然對於張富都是把忿怒裝在心里，微笑掛在臉上，但是趙庚却例外，他這粗暴的年青人，從來是不屈服於一切的，所以對於高家派到鄉下來的人，他沒有一次懼怕過。這回聽到金香的話，使他更有些激動起來。

『你何必生這大的氣呢？他讓我去就去麼？』金香對於趙庚的激動，使她有些後悔自己不該把這話對他說出來。

『你看着吧，早晚我要幹掉這小子，給我們村子裏除去大害！』

黃昏漸漸厚起來，在不快意的空氣中，金香別了趙庚，轉回自己的家時，剛一到門外，父親正响着陰鬱的聲音與母親在默談，最後一句的語尾，便聽入金香的耳

內：

『是的，今天在地里張富對我也特意提起過，他說金香要到城裏去當使女，那二百元是可以不要的了——』

『再找我們二百，我們也不幹呀……』母親說到這裏，似乎聽見金香的腳步聲，所以立刻把話停止了，再不說下去。

隨着母親的話剛一停止，她也走進來。

『金香，你又到趙家去了嗎？』母親裝着安靜的態度問着。

『是。』

父親一看見自己女兒的姿態，像是得到一種慰藉，便又忘掉人世的不幸與糾紛，於是陰暗的臉，又露出一種慈愛的顏色：

『今年的收穫，一定比往年強的多呀！金香，等上秋爸爸一定給你做一件新棉袍呢！』

老年的金祥發說完了這句話，他想到田野上的禾苗，在他眼前，好像又展開一片

快樂的夢境，他想到秋收後，除了還高家的二百元債，自己是還會有盈餘的。想着，一層快樂的微笑爬上他皺紋的臉上。

幾句快樂的談話，舒展了三個人心中的陰影，最後，年老的父親，好像逗引一般對着年老的妻子說：

『今年秋收好，便把金香嫁給趙庚吧！』

三

季節一入夏，接着落過幾場梅雨，莊稼顯得更有些茂盛起來，可是在金香與父親的快樂心情上，却投上了一層憂鬱的黑影。

原因是那叫張富的人，頭些日子又來過一次，告訴他們高家的借貸，雖然當初允許是秋收還債，但是因為「地東」中途急需用款，讓這時必須交還，而且利息可以不要。

這個時候金祥發正在地裏，金香也沒有在家，對於這意外的難題，使這忠厚老婦人有些爲難了！

『張先生，請你回去代稟高老爺一聲吧，我們種地的人家，全仗一年的秋收，這  
個時候那裏來的錢呀！』

可是對方奸滑的臉上動了一動，然後裝出一種同情的樣子來：

『不是我不說，說也不中用的呀！東家確實磨錢花。』

『可是當初不也說的秋收還麼？』

『什麼？那與誰說去呢？東家這個人從來不容人說話的，又那能評這個理呢？』

『不過現在要，我們一點也沒有嘍！』

聽到老婦人好像哭訴一般的聲音，張當反倒笑起來。

『沒有，是不會硬要的——』他沈吟了剎那，便接着說：『今年春初，東家下鄉  
時，會看見過你家的金香一次，回去時常誇說這小孩很伶俐，有心弄到公館做使女，  
（你們不知道，到公館裏專扶持太太，那不太享福嗎，一天什麼也不做。）可是春天  
來一回你們都不願意。如果願意的話，現在我還擔保，這二百是可以不要，並且也許  
還多給工資，太太是急需一個使女，一時又找不到好女孩子……』

這老婦人雖然是一個懦弱的人，但一聽到這話，使她也有些忍受不下去了，於是  
由哀懇的言語，一變而爲忿怒的倔強了：

『什麼？那不必想好了！要我們命，我們孩子也不能幹那種事的，你們不用想巧  
妙的法子來欺壓我們喇！』

『那麼，你們便還債好瞭。』聽到老婦人的怒語，對方也強硬起來，氣忿的說完  
了這一句，便毫不留戀的走出去。

這以後，雖然不見地東再派人來索債，但是却因爲這意外的刺激與悒鬱的侵蝕，  
金香的母親便病倒了。

纏綿的病體總是不見轉機，經過了一個月的時間，反更漸漸衰弱下去，這個年老  
的婦人漸漸看到了死的陰影爬在他眼前，但是她還是不放心女兒的婚事：

『我看秋天便把金香嫁給趙庚吧，死了我也會放心的呀！』

這老婦人的微弱語絲，時常縈繞在金祥發的耳邊，於是年老的丈夫使用柔軟的語  
調安慰着病弱的妻子：

『你好好的養你的病吧，你不必太掛念着金香，等秋天割完了地，把債還了，便可以辦金香的嫁事了。』

『那樣我便放心了呀，可惜我是趕不上了。』老婦人用着幽微的調子，悽涼的嘆息着。

『不要傷心吧，你的病慢慢便會好了。』

但是這溫情的慰語，終久是抵抗不了病的摧殘，終於在一個悽淡的黃昏，死帶走了這老婦人最後的生命！

金香望着母親失去了生命的枯瘦遺體，她痛苦的哭起來，金祥發坐在一旁，兩條晶瑩的淚描畫在他黑枯的臉上。

失去了這一個人，全家好像失去陽光的陰沉，金祥發想到自從娶了自己的妻子，從年青的時代，一直混到現在，辛苦的勞作了三十幾年，靠着土地吃飯，可是這悠長的一生，究竟何嘗摸到一點快樂的邊沿。

四

初秋的风景是美麗的，遠望去小山崗的牧場上，散佈着牛羊群與草灰色的驢子，夾雜着斑駁的，紅的，黃的，綠的葉子，像是畫家的調色版。

田野上，艷紅的高粱，金黃的穀穗，逗笑了農人們一年來辛勞的心田。金香做完午飯，一個人便從家裏走出來，向母親的墓地走去。秋初的陽光，照在人們的身體上，有些暖烘烘的感覺，但是却照不暖金香的一棵冷淡而悽傷的心。

原野上的小徑，已經有許多草都在發黃，有的經過人們的踐踏而枯萎。她手中提着紙帛，慢步在這小徑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辛酸，這一條路正是每年秋收時隨着母親往田里拾穀穗的路啊！可是却不給留下一點腳踪。

母親的墳，比一月前低小了些，也許是新土被雨水的沖積而堅實了吧。還有在這新墳上也有着寸長的小草在長滿了。

金香沈靜的燃起了紙，她望着紙灰隨着秋風在飄飛，望着遠天的白雲，回憶的痛苦在折磨着她少女的芳心。她想到母親在病中還是那樣用着慈愛的心來掛念着她的終



身，有時還期望着秋收後自己的病也許漸漸好起來，能看到女兒的婚嫁。

好像是一種不可遏止的悲痛激動起來，她便倒在墳上幽幽的哭了。

沒有人勸阻，沒有人安慰，這四週的沈靜一直讓她舒暢的哭下去，不知在什麼時候，一隻粗大的手，輕放在她肩上，隨着又是一聲粗大而熟悉的喊聲，她才擡起頭來。

『金香！』

金香擦一擦紅腫的眼睛，暫時壓抑住自己的悲情，瞅着他，半天沒有說出話來。

趙庚用力握着她的手，坐在她的身邊，好像暫時也找不出什麼話，沈默阻住了兩個人的嘴，讓秋風吹拂着他們此時不同的情緒。

『唉！我在恨，你知道我的媽媽是死的屈麼？……』

『我知道，不過你流多少眼淚，也不會替你的媽媽復仇的！』

談話漸漸引到了張富的身上，這時趙庚又狠狠的說道：

『金香，你看着吧，我總有一天會對付這條狗的！』

太陽已經斜下去，金香才站起來說：

『我應該回去，又到給爸爸預備晚飯的時候了。』

兩人離開了墳地，金香想到要是母親活着的時候，是用不着自己這樣對父親掛心的，不禁眼圈又紅起來。

一走進家里，便有一片空虛悲涼在迎接着她，使她無力的坐在炕上。不過因為方才的痛哭，好像使她胸中舒暢了一些，她少少休息了一會便開始做起晚餐。

飯做完了以後，西陽已經僅剩一縷陽光抹在紙窗的一角，她正要預備碗箸，這時却有一個人的影子飄進來：

『金香！你的父親還沒有從地里回來麼？』來的人便是張富，一進門便這樣問道。

『唔！爸爸還沒有回來，你請坐吧。』一看見這個人的走進來，在金香的心中馬上好像又壓上了一塊沈重的石子，但是不得不這樣勉強招呼着，同要想到母親的死因，更在心上燃起了不可遏止的怒火。

張富果然不客氣的坐下了，臉上流動着奸狡的笑意，與他左一句右一句的談着，

可是金香從來沒有表現出一點殷勤的招待，對於他的問話僅祇冷淡的回答，而且手中始終沒有放下工作。

『金香，你的媽媽死後，你一個人不覺得孤單嗎？』忽然對方這樣問了一句。

這故意的挑逗，給金香一種重大的憎惡，她並沒有回答這句話。但是正在這時年老的金祥發也從地裡走回來，拖着爲收割而勞累瘦了的身體。

今年的秋收，對於他好像沒有一點歡欣，而且每日的勞作，更像是一副機械，總是沈默着一張枯瘦的臉子，不愛說一句多餘的話，早早的起來，晚上回到家里就睡下。

『唔！張二爺。』現在他走進屋子，對於這幾日來怕見而憎惡的來客，驟然有些說不出來話來了。

『才從地裡回來麼？』張富又非常神氣的問着。

但是悲哀與憎惡的折磨，金祥發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對這人恭維懼怕了，反倒露出一點倔強。所以對於張富的問話，他祇是冷冷的回答。金香在這時更端過飯碗，他便

也毫不客氣的吃起來。

這在張富似乎以爲很大的羞辱，因此心中想說的幾句客氣話，也不願再說出來了，便也冷冷的問道：

『今年收成好吧，什麼時候還債呢？』

『等賣完了糧，便會還的。』

『可是，東家說，現在還，是要還四百圓，因爲夏季你不還，所以要二百圓損失！』張富正經的說。

這句話，像是爆响的沈雷，使金祥發有些說不出應當怎樣來應付，半天，才像是悶住一般的喊出了一聲：

『什麼，憑什麼四百圓？』

『憑什麼四百圓？』張富嘿嘿冷笑了幾聲，做着金祥發的口音這樣說了一句，接着說：『夏天不是說過東家等錢用麼？你偏不給，東家借人家錢花，所以這次要損失。』

『夏天爲什麼要錢？不是說收秋還債嗎？爲什麼還要損失？』

看見金祥發的氣急樣子，張富反倒微笑起來，同要低聲悄悄的笑語着：

『你是要放得聰明些呀！還是那樣話，你祇要讓金香到城裏去，什麼都好辦的。』

聽到這樣的話，在金祥發的心上，好像是怒火澆了油，毫無阻止的燃燒起來，於是他再不像過去的衰弱，對着張富狠狠的罵起來：

『滾你媽的吧！你是什麼東西！老子是一文也不給，看你有什麼法子！』

對方一下子站起，也狠狠說道：

『好，我看你活够了，你慢慢的等着吧！』

這樣說完後，便毫不停留的走出去。

但是就在這一天晚上，張富便被一個人結果了生命在往城裏去的路上，同時村子裏的趙庚也失了踪影。

## 五

這事件不久便傳遍了整個的山村，同時更給大家帶來不安的恐怖與戰慄，對於死

者的被殺，雖然都已經想到是趙庚，但是趙庚又失了踪，於是爲着地東平素的威風，便都怕這責任落到自己的頭上。

當夜便由村公所派人到城裏去報告，此外又有人很擔心的守護着屍體。第二天不到黎明，天還濛濛亮的時候，便有城裏的幾個官人來到金祥發的家里，對於張富的死，與趙庚的走，使這老人一夜沒有睡好，現在他正吃完了早飯要到地里去收割，一看到這些官人的闖入，雖然使他吃驚，但這也是他預料的事，所以並沒有慌張。

『你是金祥發麼？』

進來的一個人這樣問着，金發祥剛說「是」，一個人便虎一般捉住他，但是這年老的人却很泰然，什麼也沒有說，便跟着走出去。

『爸爸……』

金香像是一隻羔羊，望着父親的背影，便哭倒下去了。

『孩子！你不必怕，你好好想自己的事吧，我老了……』走到院心的金祥發，聽見女兒的哭聲，這樣轉過頭來，用着悲梗而激動的聲音說着。

## 喪 逝

夕陽緩緩地落下去了，黃昏的暮色又染暗了大地。

都市里，無數尖頂圓頂的建築物；如同夜海中的巖石，高聳在灰霧般的暗空，但是各家商店樓頂上紅綠的燈光，又會沖破了朦朧的霧網，燒出暈紅的光茫。

晚風軟軟地吹着，吹走了白日里的燥熱，於是寬濶的柏油路，躺在成排的街樹下，更顯出夜晚的涼爽。在明亮的路燈中，展開了一條繁華的街景。

車馬來回地奔馳着，人群不停地在流動，太太小姐們的笑臉是那樣艷麗而安閑，老爺少爺們的高視闊步，又處處表現着他們的威嚴。

都市里的一角。

在一條骯髒陰暗的街上，是陳列着許多人類的渣滓，暗夜里，更是人渣們氾濫的時間。

這些暗街，無論黑夜與白晝，似乎永遠也沒有陽光，如同一條條的陰溝，那些窮苦的流浪漢便常常游泳在其間。

都市里的晚風，好像也吹不到這暗街的邊沿，太陽出來了，這里便蒸發出一種窒息人們呼吸的臭氣。太陽落下去了，却又鬱熱得難堪，就是這樣的暗街生長這樣的人類。

這里雖然也有燈光，但是燈光却異常萎黃，一些男人女人不停的囁噓，打情罵俏的聲浪組織成繁華的交響。但他們並不因為餓着肚子便失掉了生的意識，也不因為生活的困苦而消逝了粗壯的高笑。

這些男女們想活的方式，祇是拍賣着自己的氣力和肉體，沒有那些有教養的人們聰明和智慧；他們不知道每天計劃着物價的漲落而投機，或者是討好獻媚來鑽營職



位。

李平之在回家的路上，照例要經過這一條暗街的。不過在每天歸途上，他並沒有心注意到這一條暗街上的風景，因為一天里工作的疲倦，不能不使他想着急速的到家里去休息。

可是今天却拖着遲緩的脚步，沉重的踏着自己的陰影，像是一個幽靈，慢慢的蹣跚着。

他的心里感到了一種激動，一種悲傷，同時對於未來生活的恐慌，更使他受到沉重的迫脅。他的兩眼茫然地望着陰暗的角落，如有所失的用手抓着亂髮，失業的痛苦，是鉛一般的壓在他心上。

突然一隻枯瘦的手指捉住他的手腕，用着乾澀的聲音問道：

「你到屋里坐坐好嗎？」

這使他喫驚地好像才從夢中醒來。在他的眼前便站着有一張慘白色女人的臉，在昏黯的燈光下，活像一個女鬼。於是他恐怖地掙脫了女人的牽扯，如同躲避着鬼影一

般的跑起來。

一直離開了很遠，心才平穩了些，這樣忽然使他想到了那女人的職業，專供着一些下等人們工餘無聊的消遣，換到一點維持生活的金錢。

他開始注意到那陰暗角落里的許多塗得白臉血口的女人了，都正擠眉弄眼地在招引着那些輕薄的男人。更常有一些人，包圍着那裝飾着異常醜惡的女人在摸索的拉扯，可是有時又忽然像是受驚的蠅群，一哄而散。

方才那個女人是因為看見他身上穿着破舊的洋服，誤會他是個工人，所以才拿他當一個顧主似的招引起來。因為這條街上，在這暗夜中，時常有許多工人們，徘徊着想獵取女人的肉體。

這眼前雜亂的景色，不禁使他更痛苦起來，他心里有些疑惑起生活對於人的逼迫來了，「難道一個人爲着生活便要操這種營業麼？」他似乎不相信的問着自己。

一些雜亂的思想，使他頭腦有些昏沉地走過了這條暗街，又轉過了一條黑色的

路，才走進往自己家里來的小巷。

這里沒有燈光，夜色填滿了整個的小巷。他兩腿好像不願回家，但又沒有去處，正在遲疑中，迎面一輛空着的人力車走來，拉車的車夫便對他問道：

「李先生才回來嗎？」

聽着說話的聲音，他知道是東隣的趙才又在拉夜車了。他每天下班回來時，是常常遇到趙才開始拉着空車到街上去兜攬生意。兩個人是照例彼此要簡短的應酬兩句。

「是的，又要出車了麼？」李辛之回答着，同時兩隻手便輕輕地開了那污舊的木板門。

院子里坐着許多不同職業的男人，都是貧苦的一群，他們一半乘涼：一半談着閒天，蚊子便在這人群中不斷的飛鳴。

走進家里來，妻帶着活潑的姿態迎着他，像是一個幼稚的孩子一般問道：

「辛！怎麼今天又回來得這樣晚，又是工廠加工了麼？」

妻說話的時候，在那小嘴邊總是綻開一朵美麗的微笑，從前這個時候他一定會把

自己的嘴唇印在那美麗的小嘴上，但是今天却陰沉着臉色，什麼也沒有說，好像無力的坐在一隻破舊的木椅上，木椅便像要解體般的响着。

這時三歲女孩子美玲，也跑到他的身邊，伸着兩隻小手，等着他在抱起來，這孩子的舉動，仍舊換不回來他呆滯的陰沉。

「辛，你又是受誰的氣了嗎？」妻一邊爲着他搬取碗筷，一邊關心的向他問着。聽着妻的追問，使他更焦急不安了。

「告訴她嗎？」他低垂着頭，自己默默地想着，但是那句話剛要到嘴邊，又沒有說出的勇氣而嚥回去了。

「還是瞞着吧，這消息告訴她該是一個如何重大的打擊呢？」這樣的想着，於是一層慘淡的苦笑穩蔽了內心的痛苦，對着面前的妻低微的說道：

「我的身體很不舒服。」

妻的兩道細長的眉又微蹙着了：

「怎麼，病了嗎？」

「沒有，不要緊的。」

但是這假意應答，仍舊不會解釋了妻的疑心，她把飯菜都放在棹上，然後把孩子也抱在棹邊，自己也坐下來。看見棹子上已經做好的飯菜，使他感到妻對他的體貼是應當怎樣感激呢？每天無論他回來得怎樣的晚，妻是從來不肯領着孩子先吃的，爲了他一個人吃飯的孤獨，時常等他到夜晚。

「玲！讓你的爸爸吃菜呀！」

妻爲着打破這沉寂的場面，盡力想解除丈夫的陰沉。妻的苦心他是明白的，於是心頭好像感到一陣緊壓。他覺得自己是太對不起她了，她每天都是忙，過着苦的生活，這都是爲着他，難道這一點「失業」的痛苦自己暫時都不能忍受麼？

「乖！喝一點酒好麼？」

他忽然強做歡笑的望着妻說。

「你不要胡鬧了，怎麼身體不舒服還要喝酒呢？」妻愛嬌的拒絕了他的話。

「不，喝一點也許會好的，我肚子痛。」

這一回妻不再說什麼了，把他以前剩餘的一點殘酒燙熱了拿上來。

「我陪着你啲，不要喝得太多了呀！」

但是妻是不善飲的，一杯酒下肚以後在那美麗的面頰上便泛出淡淡的紅暈。

酒力的燃燒，勉強的排遣了他吃飯時的沉悶，但是酒飯收拾過去以後，那失業的

暗影，又明顯的飄蕩在他眼前。

室內的空氣悶熱得使他更加煩燥，萎黃的燈光還填不滿小小的房間。他仰着頭，望着昏暗的天花板，想着白日里的一切。

是因爲什麼呢？難道自己的性格偏強麼？或者沒有與那些營營苟苟的先生不能共處的原因呢？總之，從今天起他便算是失業了。

他披一摸腰中一月的工資，整整是五十元，這是最後一次的月薪了，他像是愛惜又如同憎厭，慢慢地便把那裝着五十元的小紙袋交到妻的手里。

「又是這月的薪金麼？」

「……………」

妻把那紙袋謹慎的放在箱子里，然後快樂地說：

「辛，後天便是你的生日了，我主張給他買一件衣服好嗎？」

他望着妻那種活潑的舉動，快樂的表情，好像又找回來過去的風姿，聽着妻的小嘴中抖落着一串清朗的聲音，望着那一雙美目中閃着明亮的光輝，他的心絞痛起來。

「愚蠢的孩子，今夜你盡性的樂吧！」

但是，他終沒有說出使妻心驚的言語。

## 二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北國的春色雖然來得遲緩，但是溫暖的南風吹拂過大地，在明媚陽光下，畢竟給那灰頹的古城帶來了春光。

李辛之那個時候正在這灰頹的古城申讀書，已經是高中三年將卒業的學生，在他十九歲的年齡中，是充滿了青春的活氣。

他有着滿溢的熱情，崇高的憧憬，對着自己的未來遠景，時常幻想出一層希望，

同時他更爲那崇高的希望而努力。

他時常利用課餘的時間，跑到城內青年會里一些熱情青年們所組織的常識會中，那個時候他們都是有爲的一群，過着熱情的生活，他們更不辭勞苦的寫文章。

就在那個時候，他認識現在做了他妻子的蕭菲，蕭菲當時也是城內一家女校的學生，與他一樣的有着青年的熱情。

蕭菲那時還是一位幼稚而天真的姑娘，快樂的時候，好像玩皮淘氣的孩子，終天跑來跑去的鬧着，一遇不愉快的時候便掀起美麗的絳唇一聲不響。

正因為都是有着青春的熱情，所以兩個人結識以後，很快地便做了好友。一種粘着性的熱戀，幾乎使兩個人不能分離。

三月的艷陽天，春風更撩撥着男女間的戀情，在這美麗的春天里，兩個人的愛芽更茂盛的在滋長。

時常在星期或假日，他們便跑到距古城二十里左右的陵山中去野遊。一路上望着那染遍了綠色的原野，好像是無際的碧海，就在這碧綠的原野中又點綴着黃色的耕牛



白色的羊群。

春風飄起了野草的芬芳，陽光照笑了野花的俏臉，這大自然的美麗，完全沉醉了熱戀中男女的心靈。

李辛之與蕭非有時坐在那山巒的參天古松下，望着山下那滾滾西流的長河，望着蔚藍的天空，天空上的白雲使他們完全忘掉了人間一切。

軟軟的暖風，吹拂着蕭非黑絨絲似的長髮，吹開了李辛之白襯衣的翻領。在這五顏六色的春天里，他們都幻想着未來的幸福與快樂。從春天的微笑中，兩人結成了婚約，在遠處歌聲搖滾里，他們更增濃了愛情。

蕭非快樂得又同天真的孩子，在碧綠的草叢中採摘着黃色的蒲公英，紫色的馬蘭她跑得疲倦了便又伴着李辛之坐在草地上，看着那隱蔽在綠樹叢中的一角朱樓談着。

這樣，完全使這一對男女浸沉在希望的夢景里，他們談着中學畢業後，怎樣考入大學，怎樣組織家庭……。

但是春天在快樂中飛過去了，夏天又在熱戀中漸漸消逝，一個月的暑假，兩個人

都都好像是經過一段長久的別離，等到學校秋季開學以後，一月離別更添加了久別重逢的歡欣。

不過這幸福的生活，是不會讓他們長久繼續下去，九月的秋風突然吹過來，這古城中的一些青年男女們，便如同零亂的黃葉，飄零到各處去了。

當時李辛之與蕭菲，爲着一種不願忍受着秋風吹打的激情，便沒有回到故鄉，在火車上用着一天一夜的時間，跑到那遙遠的古城了。

在那里，兩人開始了同居的生活。

他們雖然懷念着故鄉，但是却很難得到一點家中的消息。每天從新聞紙上看到一些故鄉中的記事，心中便感到濃重的傷感。

兩人在那陌生的故都里再不能靜下心求學了。

但是時間一拖長，兩個人都患了懷鄉病，故鄉對於他們，已成了一個遙遠而淒楚的夢了。

故都的秋風，憂鬱的吹着，想着故鄉，溫習着過去的日子，這一切是不會再回到

他們的生活里了！

「辛！故鄉真是值得懷戀的，我盼待着我們的父母，也能結伴的來到這故鄉呢！」  
蕭菲時常坐在公寓里的紙窗下，遙望灰白高遠的天空，對他低微的談着。

李辛之看出她蒙着霧一般的眼睛，知道他是在想着故鄉中的父母了，但是他沒有法子能排解了她的懷想。

「過去故鄉這時正是收穫的季節了，田野的歌聲是會響遍了清空的，那金黃的稻穗，艷紅的高粱……」菲再說不下去了，在那黑得放亮的眸子裏，有着冰冷的淚水流下來。

「菲，不要過於感傷了，我們會有那一天，重回到我們的家園。」他無可如何的用着軟語安慰着。

「可是我們的家園能够等着我們歸去的嗎？」

「我是這樣希望着。」

「那麼我們要等到幾時呢？」

「這不是等，菲！這樣的日子會漸漸把我們鍛鍊成更強健的了！」

但是秋一天天的深了，秋風帶來了初冬的嚴寒，離開故鄉時，他們都是抱著一種熱烈的情緒，幻想着到這陌生的異地，會換到異鄉人的溫暖，繼續着他們的志願。不過冰冷的周圍，輕蔑的白眼，使他貧苦的生活，漸漸都不能維持下去了。

這離鄉的一群，沒家的孩子，在冷風的吹打中，便完全陷入困苦的生活里了。

在最煩躁悲愁時，李辛之也會想到如果沒有蕭菲在身邊，自己一定會像無拘的野馬，奔馳在騷亂的人間，再不會每天浸沉在憂鬱的氛圍里過着生活吧？但是他又沒有勇氣來拋掉了自己心愛的人。

雖然蕭菲並不是一個軟弱的女性，做着他生活的累贅，但是從到故都後，却深深的感到兩個人的共同生活，不如孤身者的獨居了。

那個時候李辛之的情緒是最煩躁的，他好像是處身在廣大的荒原，又如同被擲在黑色的深淵，簡直不知道自己應該走那一條路。感情激動時，他甚至想投身軍人的生活，意志衰弱時，又幾乎想回到故鄉。

過去固然他們都是很前進的孩子，不過意志薄弱的關係，正像那些有着弱點的青年，並沒有持久的韌性，終於感到靈魂與肉體的疲倦。

爲着尋求一塊安靜土，想再嘗一點溫飽的日子，休息一下不安的靈魂，他們不斷的走着，足跡踏遍了大江的南北，但是在整個沸騰的大地里，他們的希望是夢一般的難於實現。

於是兩人都感覺到：饑餓，寒冷，在他們眼前已經成了不可逃避的命運！在歲月不停的推移中，飽受了貧苦的折磨，因此他們是漸漸疲倦而沉淪了，雖然李辛之曾說過日子會把他們鍛鍊成強健起來。

第三年的秋天，兩人終於像是倦於飛翔的小鳥，又飛回到故鄉里來。

### 三

雖然祇是離開了三年的故鄉，但是却經過了一種很大的變遷。一切景色已經完全不像是過去的景象了。

這一雙異地歸來的旅人，却成了故鄉的陌生客，使李辛之最感到傷心的，便是歸

來已無家的情形。

父親已經在三年前死在匪兵交鬪的砲火下，母親也在父親死後的一年相繼而去世。到現在家中僅祇有已到中年的哥嫂與十歲的侄兒過着貧困的生活了。

這對於李辛之該是一個如何重大的打擊呢？當他一個人爬上後山，看見父母的墳墓已經長滿了荒草，秋風寂寞的吹着，土墳是頹塌而陷落了。想到三年前，想到離鄉後自己的窮困飄泊生活，本想這一次回來能在父母眼前做一個盡情的傾訴。聽着母親慈愛的聲音，能慰藉了歸後的心情，可是三年的遠別，年老的父母却都埋葬這沉重的黃土下，再不會有昔日的晉容來歡迎這遠歸的遊子了！

白楊颯蕭的好像在私語，秋風低微的似乎在唱着葬歌，這無字句的聲音，都是在說着什麼呢？是述說着往昔的故事麼？還是悲嘆着鄉村的日見冷落呢？

一棵冰冷的淚水，在秋風中，不自禁的滴落下來。

幾年的轉徙，不斷的掙扎，結果竟落這樣的跑回故鄉來，難道是故意來憑弔這落的鄉村與父母的墳墓嗎？

他沉默的坐在山巔，一直到萎黃的夕陽落下去，沒有粉色的晚霞，沒有金色的餘輝，這秋天的黃昏，是更顯得景色的悲涼了。

望着山下的鄉村，村里的炊烟稀薄的飄蕩在灰色的秋空，想到往昔的家園，是一個如何難以追回的舊夢了呢？

黃昏的風，變得更寒涼起來，抖着山林，掃着枯葉，大地的一切，安全戰慄在這秋天的黃昏里。

踏着枯草與黃葉，拖着沈倦的步子，走回家裏來。

「辛，你這次回來了，對於你是……。」哥哥在晚餐的棹子上，蹙着弟弟顴骨突出的臉，對他說着。

哥哥是一個生活在田野里的人，除了會種田的本領以外，什麼也不會的。聽着哥的話，他知道哥哥的關心，於是他平靜的說：

「我是還要離開這裏的。」

「離開？離開這裏還往那去呢？」

「我想到省城里看一看。」

「那一天去？」

「我想明天便要動身。」

哥哥一聽到了弟弟的話，臉上又表現出一種不忍離別的戀意了。在沈悶不快樂的空氣中，他們吃完了晚餐。但是他沒告訴哥哥自己怎樣同蕭非同居的事，當然更沒有告訴他這一次歸來便是與蕭非回到故鄉。

蕭非的家是在距省城一百餘里的小縣城內，這一次歸來，因為都急切於要看看自己別離一年的故鄉父母，所以在火車上兩個人便分離開了，相約在幾天後一同到省城聚會。

這一夜他始終沒有入睡，鄉中的秋夜是異常的沈靜，除了幾聲犬吠與秋風的呼嘯以外，再沒有一點雜音。

爲着節省燈油，很早的便把燈熄了，他躺在炕上睜着兩隻明亮的眼睛，瞪視着室內的黑暗，除了感傷着自己家境變遷以外，他更擔心着蕭非，究竟她回到故鄉以後會有



如何的變動呢？他輕輕的祝福着，但願籬扉不要與自己走上同一的命運。

第二天的早飯後，他悄悄離別了哥嫂，離別這鄉村，又走上往省城去的路上。

「辛！那一天回來呢？」哥哥站在門前依戀的問道。

「不一定啊：我這回是想到省城看一看，如果能找到職業，我一定會來信告訴你。」

「不要再往別處去了啊！」

「不能往別處去了！」

在淡薄的朝陽下，田野也失去了春天的陽光，他一個人踏着荒涼的小徑，向村前的長途汽車站走着。這一條通到省城去的長途汽車站，還是在一年前才修完，當然在他離鄉那一年是沒有的。

自從一天三次開往省城的汽車從這小村中馳過去，這小村里的交通是很便利了，但是這小村子里除了村長時常坐着這長途汽車到省城里去一次，村民們是沒有多少人乘用的，不過這長途汽車的通行，確是衝破這小村的冷寂了。

這雖然是汽車站，但是長途汽車在這里並不會做長時間停留的，所以所謂站，也  
不過僅僅是立起一塊木牌做標記。

這第一次汽車開過來，除了李辛之並沒有有一個候車者。當他跳進車里面，從縣城  
來的乘客也很稀少，他剛坐在柔軟的坐椅上，車身便又開始顛跑起來。

在車身驚慌的前進中，展開一條秋的风景綫。

他望着車窗外接連不斷的田野，好像是一幅美麗的水彩畫，黃色的稻田，紅色的  
高粱，綠色的菜圃……這一切對於他好像是熟稔，又如同陌生。自從他離開了故鄉，  
已經整整有三年沒有看見這自然的風景了。

當車身又一次停在一個小站時，他看見乘客們跳上來。其中一個穿着青袍的青  
年，從他面前走過去，他望着那三角形的面孔，細短的體格，使我不禁輕輕的叫道：

「楊華！」

那個人被他這意外的一叫，也用着驚異的眼光注視到他的臉上：

「你？」暫短的疑視，於是便對他親熱的叫道：「辛！你這是從那里來呢？」

兩個人互相握緊了手，叫楊華的這個人順便坐在他身邊。

「我是從家里來，你也往省城去嗎？」李辛之簡短的回答了對方的問話，然後向他問着。

「是的，我們是從那一年在學校離散後，便再沒有見着了你：這三年里都做些什麼了呢？」楊華熱心的向他問。

雖然三年前兩個人在學校里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李辛之看一看車內不同的乘客，他並沒有對這好友說出三年來的詳情。僅僅的回答道：

「這二年我什麼也沒有做，你現在可有職業嗎？」

「我嗎？讓我怎樣告訴你呢？總之，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已經一直沉落下去了？」

「瞧着對方那呆滯的眼光，灰白的瘦臉，李辛之似乎感慨似的說：

「你已經完全不像三年前那樣健康了！」

「是麼？」楊華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然後又用那失了光輝的眼光回望他一眼：

「你也瘦得多了！」

這意外的邂逅，雖然兩個人就好像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却都沈默起來。楊華從衣袋取出一盒試煙，遞給他一隻，但是李辛之因為不會吸煙，並沒有接過來，於是楊華自己擦亮了一隻火柴，輕輕的吸了一口。

車到省城停下時，已將近中午。

街依舊是富年的繁華，各種不同的建築物仍然往昔一樣排列，惟獨現在改變了的，祇是李辛之的一棵心了，這心情的改變，使他的眼睛睨着這別有三年古城，似乎矇上了一層灰色的頹唐。

「辛，到飯館里吃一點飯吧！」楊華對李辛之說。

「不，我不餓。」

「少吃一點，我們可以談一談這三年的狀況好嗎？」

他也很願意聽一聽這三年來故鄉中朋友們的消息，所以再沒有拒絕楊華。

在小飯館里，於是乎這兩個朋友便開始談起來。從楊華的嘴里，才知道這三年中

一些朋友們的消息，這使他很感到傷心，譬如楊華，當初便是很能幹的一個青年，現在却成了個一村公所里的書記，在那貧乏的鄉村中，過着不流動的生活！

當他認出來自己同蕭非的一段飄泊的生活，與這一次歸來的情形，使易華不禁嘆息了一聲，憂鬱的說道：

「你究竟想怎樣呢？辛，職業是很難找的呀！」

「但是我這次回來，無論如何，也是要找一個能混生活的事。」

從飯館里走出來，珍重的別開，李辛之便照着與蕭非臨別時所約會的一個朋友家里走來。

蕭非在他前一天便到這里了，這使他很安心，但是等到蕭非告訴他自己的父母怎樣非難她的私奔，與不正式的結合，使李辛之的一樑心有些更難過了。

「我的父親已經做了會長，他再不收容我，我這一次是完全被逐出來。」

蕭非含着淚，對他幽幽的苦訴，他簡直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愛人的心！

在沒有一點辦法中，他們祇有暫住在這朋友的家中，使他們最感到難以解決的，

不但是生活問題，同時蕭菲的生理也發生了變態，預示着在不久的將來，便要有一個小生命降生在他們中間。

四

經過了幾翻的奔波，與幾個舊日同學們的愛助，李辛之總算解決了生活的難題，找到了一個將能維持生活的職業。

他的職務是在一家私營的工廠里管理賬目，雖然每天有着一長時間的勞做，但是却僅能得到一點微少的代價。

不過這些他都能忍受下去，爲着心愛的妻，心愛的孩子。他耐着倔強的性格，假意的週旋在那些營營苟苟的同人之間，抑制着脾氣的暴躁，忍受了上司的威風。

但是時間一拖長，終於露出了他性格的鋒芒，同時爲着客觀環境的需要，這工廠里多半採用許多新從學校卒業的青年。他既然沒有應酬的精神，又不會不可少的話學，所以終於失業了！

這一夜，他想到離鄉的三年飄漂生活，想到返鄉後這三年中工廠的工作。六年，

這悠長的時間，自己都做些什麼了呢？難道爲着女人，孩子，自己的生活問題，便活活埋葬了一個青年人的生命嗎？

當妻與孩子都安靜的睡過去以後，又一次想「走」的意識漂蕩在他心上。

「但是，往那裏去呢？」

他有些迷茫了。





## 小 工 車

冬天的薄明，第一便汽笛又像往日一樣的拉長着聲音怪吼起來。

這汽笛的怪吼，開始攪碎了礦山的沈默，夜色還似乎沒有完全隱退，冰冷的天空上，仍舊殘留着稀疏的寒星。凝凍的空氣，聚成了濃厚的灰霧，掩蔽了遠近的樹木與礦山上的建築，一切都浸沈在糶糊的暗色中，簡直還看不清每一處的輪廓。但是靜睡一夜的礦山，確實醒過來了。

礦山的脈膊，又將超速度的跳動着，大地重恢復了生氣。

冷霧，漸漸的在剝落。

在礦山北邊約有八九里路的市街邊沿，那每天載着工人上班的電車，早已經懶懶的躺在那用木板搭成橋形的電車站旁邊了。

這時一些在礦山上謀生活的小工們，都開始從各處跑到這里來，跳進車箱里。

因為這一條電車的路綫，是專為礦山的工人們上下班而設，所以大家都管這電車叫「小工車」，因此這條路綫的電車也較別處顯得骯髒與破陋。

車箱里是兩排長長的木凳，季候雖然是嚴冷的冬天，但是這里也沒有使人溫暖的暖氣與嚴密的車窗，冷風時時侵入車箱里來，車板上便凍滿了污穢的冰蹟。

這灰白的冬晨，冷得使每一個人都抖縮在這寒冷的大氣中，雖然嘴唇里還能發着一點熱氣，但是周圍的短髭上也凝成了白色的霜圈。

在涼炕上躺了一夜的礦工們，眼睛仍舊是矇矓的，混身感到慵懶，一夜的休息，是恢復不了他們一天勞作後的疲倦，好像是酣睡的甜蜜仍舊在人與人的心上貫穿着。

早寒刺痛了每一個人身體，有幾個人便不能忍受般的在木板搭成的站臺上來回的

急走。

「嘿！老麵包來啦！老麵包，今天又是你的班嗎？」

突然從這些工人群中有一兩個人對着那從小板房中走出來的一個年近五十歲的賣票人喊着，空氣也頓時熱鬧起來。

「不，我今天是閒班，換班的老楊還沒有來，這趟車跑回來，我便回家去啦？」

叫老麵包的人，一邊揉着睡眠不足的倦眼，一邊回答着工人的問話。他穿着一套於身體不大合適的黑粗呢子的制服，頭上戴着黑色的制帽。但是看來一點也不神氣，最好笑的，便是那條制服褲里套着一條扎上腿帶的棉褲，顯得非常臃腫而拙笨，同時佝僂的身體，與醬色多皺紋的臉上，也處處顯示出他的衰老。

這個人的名字本來叫馮雲祥，在這小工車上賣票，算來已經有十三年的時間了，但是不知從那一年起，有人給他起了這「老麵包」的外號以後，馮雲祥的名字反倒沒有人知道般的忘掉。除了在這里也做了十幾年工人的姜景順說話時還叫他老馮，一些新來的工人，便都管他叫「老麵包」。

老麵包一走出來，這些工人們便都又重跳進陰暗的車箱里，因為他一出來，便是告訴車就要開了。

這時東邊的地平綫上已經露出粉紅色的陽光，深深淺淺的塗出美麗的早霞，雖然沒有風，車里仍舊是冰冷。車窗的玻璃上，結滿了厚厚的白霜，現在這白霜，已經被早陽鍍上一層粉紅，車里的空氣，也頓時熱鬧起來。

車頭的汽笛突然一聲尖叫，車身便開始蠕動起來。

人與人的擁擠，嘴與嘴的吵嚷，挾着車體震動的聲音混成了一片，好像都忘掉了冬天，忘掉了寒冷。

「老麵包，老麵包，你說你在這呆有多少年啦！」有幾個人又包圍着馮震祥這樣胡纏的問着。

這第一趟電車，都是用不着起票的工人，所以他很有時間閒下來，跟這些工人們閒扯。同時對於他這別號，一向也聽慣了，所以也不表示一點反對，似乎他真正的名字就叫「老麵包」。

「十年了，我才來的時候，像你們這樣的小伙子還拉青屎的哪！」

一聽到那些年青的工人向他這樣問，他便玩笑的回答着，同時在他那醬色而多皺紋的臉上，也表示出一點驕傲。

「老麵包，你慢點美吧！十三年又算什麼！」一個月不害是掙二十七塊錢嗎？」

不知是誰這樣打趣了他一句，那驕傲的臉上果然立刻不笑了，這好像是一瓢冷水潑在他的心里，皺紋的臉上，浮着淡淡的悽涼。

可不是麼？十三年已經不算是一個短暫的時間了，但是這悠長的歲月，給自己增加了什麼呢？有許多被派在別的路綫上的伙計們，不消二三年，便都積蓄了許多錢。

雖然因為賣票偷着賺錢被免了職業，但有的都甚至買了幾日薄田與蓋了一座簡陋的茅屋，現在閒呆在家中也不愁挨餓的了。

至於他自己，一向便是胆小與懦弱，在職務上不敢舞一點弊病，早早的上班，晚晚的歸家，但除了在這十三年中增加十元錢薪資以外，却一點也沒有改動。

來的時候，便被派在這條路綫，一直在這路綫的電車上幹了十三年。

剛來的那一年正是他結婚的第三年，大的孩子已經兩歲，那個時候雖然才掙十五元錢，可是生活得却很好，這些年薪金漸漸加多，但是日子反更一天比一天難過起來，現在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

「喂！老麵包，怎麼不說話了呀！姜老道，姜老道！你們兩個老朋友再講究講究早先年礦上的事情吧！唉！電車上再不讓抽煙你又忘了！」

一個年青的小礦工用手搖動着坐在旁邊留着髮辮的老工人說，一手便搶下來他口中的白鶴牌烟捲，笑嘻嘻的放在自己嘴上。

「媽的，不讓抽你怎麼還抽啊？」這個老工人從滿是短髭與煤屑的臉上，擠出一閃的苦笑，這樣說着，但是他沒有再搶回來失去的煙捲。

這個老工人便是姜景順，因為老把長長的髮辮盤在頭上，戴着沒沿的禮帽，所以大家都管他叫「老道」。他在這礦山上做工差不多也快到十幾年了，他時常與馮雲祥談着一些過去的事，話裏總是牢騷滿嘴，譬如說現在的孫把頭，當初與他是一樣的從山東家跑到這里來挖煤，可是沒有幾年便混成把頭了。近二年看見他連話都不願意

說。

「姜老道，你再講講孫把頭跟你從山東家跑來時的那副窮像，怎麼，今天這麼不愛說話呀！你不是說那個時候他連棉褲都穿不上麼？」年青的小工仍是興緻勃勃的問着。

這時站在身邊的一個工人聽着有人在說起孫把頭，便粗暴的接着吵起來。

「什麼孫把頭，去他的吧……」

於是大家的話題，便都轉到孫把頭身上。

車開到終點，便又懶懶的停下了。

這一些工人們都紛紛的向礦上走去，車箱內立刻沈寂下來。

馮雲祥等着工人們都走出去以後，便也走到站臺底下那小板房子里去休息。這屋子里升着熊熊的火爐，一走進去便有一股熱氣撲到他的臉上。他剛要坐在靠門的一把凳子上，一隻野狼似的狗便向他撲來。但是坐在屋內一角的那個人一聲輕輕的低叫，這隻狗又馴順的跑回到那人身邊。蹶着他嚇得死白色的臉，對方哈哈的笑起來，在驚

魂稍定後，他才看出這個人是礦山上勞務係的張海。他磨事的時候，常領着狗到這裏來閒坐，這種狗便是被礦上訓練熟了，專管防備偷煤的賊人，祇要監視人一個暗號，這野狼一般的狗便會奔向賊人撲去。但是如果不願意叫他咬傷賊人，再一個暗號，牠便立刻馴順的跑回來。

「張先生，你這玩笑開的太厲害了。」馮雲祥噓喘着說。

「怕什麼呢？不會咬了你的。」對方仍是微笑的說，坐在旁邊的兩個人也跟着笑了。

馮雲祥又重坐下去。從被熱氣烤化了的玻璃窗中望出去，在那礦上一些灰色的人影，蠕動在冰雪的地上，這里一堆，那里一堆，都開始勞做起來了。

初升的太陽，貼在東邊的天際，照出紅色的笑影，整個的礦山，更形騷動起來。礦山上的人員，與附近的村民，有的要到市街里去辦事，所以車站上已經站着許多候車的人了。

看一看木板牆上的掛鐘，車是又快到開走的時間了，於是馮雲祥又趕快跑進車



箱里，這一次比不了來時的電車，雖然這裏也有打夜班剛下工的工人，但也有許多應該買票的鄉民們，所以他的職務也不像來時的清閒了。

好賴這趟車再回到市街前邊的站里，他也應該交班了，所以他更急於早賣完了票，好回到家里吃早飯。

這一輛破陋的電車，果然又按照既定的時間，一聲不耐煩的尖叫，順着來時的鐵軌開回去。因為在這條路綫的車上混了十年以上的時間，所以附近村子里的住民與礦上的人，馮雲祥多半都已認識，因此有許多人都向他打着招呼。

車體一停在終點的站上，他便很快的跳下車，把掛在身上的那個皮錢袋交給等着換班的老湯，自己便向回家的路上走着。

## 二

「老馮，才下班麼？」

低着頭，衝着冷風急走的馮雲祥，突然聽見身邊一聲熟悉的招呼，他抬起臉來看一看，却原來是從前舊伙伴韓惠林。穿着藏青色毛呢袍，戴着嶄新的狐皮帽，臉上總

是堆着快樂的微笑。

他當時停下了，順口回問着：

「我剛下班，你這是往那去呢，吃完了早飯嗎？」

「吃過了，到街上買點東西，眼看就要過年了，年都辦好了嗎？」

對方仍舊是笑着問。

「有什麼備辦的呢？這年頭，有錢都買不着東西，祇好將就混過去得了，你有工夫到家裡坐坐，我還沒吃早飯啦，回頭見。」

這樣的回答，他便再不等對方說什麼話，又衝着冷風向家里走着。他的家是住在距車站不太遠的一家大雜院里。祇是一間污舊骯髒的小屋子，裝着他與妻領着三個孩子。

一走進家里來，照例一股難聞的氣息撲進他的嗅覺，外面的陽光，好像永遠也不願意照進他這屋子里來，所以顯得非常陰暗。一路上被地上雪光的映射，剛走進屋子裏來，反倒模糊的看不清室內的東西。

「小死鬼，還要哭麼？快起來吧？衣服都滾上泥水了呀——！好了，爸爸回來了，快起來吧！」

跨進門檻里來的馮雲祥，還沒有看清楚，便聽見十二歲的女兒小春子氣憤而帶着哄勸的吵嚷着，這才使他注意到地下正滾着四歲多的兒子小三子，正在地上耍潑，把桌子底下的一隻豆油瓶都弄倒了，胡亂的伸着手腳。

「起來！起來！小三子，你這混崽子又鬧什麼呀！」

他一看見倒了的豆油瓶，便心痛的趕緊扶起來，好賴瓶子里不過是剛領來不幾天的半斤油，雖然做菜沒有使用多少，但里面也剩不多油了，所以並沒有淌出多少來。同時他一手抱起在地下打滾的孩子，一邊向坐在炕上給人家縫衣服的女兒小春子問道：「又是怎麼的了？你的媽媽呢？」

看見爸爸走進來的女兒，立刻好像脫掉了責任般的輕鬆起來，一邊做着女紅，一邊慢慢回答：

「媽媽去到老張家給人送做好的棉袍，回頭想到糧米舖領點米，小三子這孩子便

聞起來，他說早飯沒有吃飽，跟我要錢買包麵餅子，我那來的錢？這孩子便哭起來。」聽着女兒的訴說，馮雲祥的心里有些難受起來，他望一望在炕沿邊哭着的孩子，黃瘦的臉上，塗着不規則的眼淚與鼻涕混成的污跡。這四歲的孩子，跟着大人一樣吃稀粥與鹹菜，怎麼會不餓呢。

「爸，你今天怎麼回來的挺早，媽給你留的飯還在鍋里。」

小春子一邊說一邊到靠着炕沿邊的鍋臺上打開鍋蓋，鍋里邊便放着一小盆紅色的高糧米飯與一碗炒豆腐，還在冒着乳白色的熱氣。

「三，來跟爸爸再吃一點，晌午給你買饅饅吃。」孩子已經不哭了，便跟着爸爸又吃起飯來。

「大禿叉上礦上檢煤去了嗎？」

吃飯的時候，看見屋子里少了十四歲的兒子大禿，便向站在炕上的女兒有意無意的問了一句。

女兒聽着爸爸這樣問，便忽然好像想起一件高興的喜事一樣向爸爸悄悄的說着：

「昨天哥哥跟隔壁的小鐵柱從礦山的煤場偷來一大筐塊煤呢。媽不讓燒，說等兩天偷着賣了，好預備過年時給他買一條褲面。」

「是麼？」馮雲祥的臉上立刻陰沉起來，這時在他眼前又突然出現了那惡狗兇兇的眼光。

女兒看見爸爸突變的臉色，以為是生了氣，所以也隨着再不敢說下去。

吃完了飯，因為昨天一天半宿的連班，現在應該躺在炕上睡一覺了，所以他放下筷子便倒在炕上蒙着頭睡下去。

可是往常回來，吃完飯是很快的便會酣睡起來，但今天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了，他覺得自己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流入貧困的泥沼里。不但自己每月的工資不夠維持一家的生活，連妻子與女兒每天不斷的給人縫洗換來的工錢也依然是感到無濟於事。礦上雖然有工人子弟學校，可是自己十四歲的兒子却每天靠着賣煤與翻着垃圾箱拾破亂來幫助家里度日，這樣缺柴少米的日子，混到什麼時候才完呢？

他在被里翻一個身，方才在道上看見的那個舊伙伴韓惠林的笑臉又幌動在他眼前

這個舊伙伴在電車上才幹二年，便賺了好幾千元。二年前也是要到舊年的時候，因為儉着賺錢被查出來以後便不要了，雖然當時挨了一頓打，但是閒在家里現在不還是過的很好嗎？

至於他自己，電車係的主任，確是常常誇着他忠厚，老實。但忠厚了十三年，現在却過着連吃飯都困難的生活！那個時候，一快到舊年，別的路線上的賣票人，往往因為商人們辦貨與沿着礦山的住民購年貨，一天都甚至能賺有百元的收入，然後便把這錢高利貸放給礦上的工人，沒用一二年，便治得家成業就。可是他呢？却老是在「小工車」這條路線上跑着，不過就是派到別的路線上，他也沒有賺錢的勇氣。假如他肯攤點弊病的話，就是在小工車上他每天也能賺一兩塊錢，雖然一段票才三分錢，但是他不肯幹！

胆小麼？有良心麼？爲什麼不肯？他自己也不知道。

緊接着的問題便是年，可不是舊年快到了嗎？要不是方才在路上碰見韓惠林告訴他，幾乎把舊年忘了。有幾筆欠賬，必定在舊年前還上，雖然數目并不多，但這

微少的數目他便籌措不出來。

從前這時候，應買的一點香蠟與過年的東西早買來了，並且還能給孩子做一件新衣服。現在呢？就是有錢也不容易了。

年的壓迫，深深煎熬着他的心，翻來覆去的更是睡不着了。小三子大概是吃飽了在短小的炕上，來回的滾鬧着，當姐姐的便時時吵着，怕他弄髒了給人家做的衣服。

雖然是躺在被窩里，屋子裡仍舊顯得很冰冷，不知在什麼時候，他疲倦的剛朦朧入睡，在昏睡中，似乎又聽到妻子說話的聲音。他知道妻從街上回來了，爽興一翻身便從炕上坐起身來。

「你回來了嗎？方才在街上看見了李大哥，他說今年夏天借他們的拾元錢，無論如何也得給上，人家也很難啊！」

回來的妻，一看見丈夫坐起來，第一句話便向他這樣告訴着。接着又是像往日一樣の牢騷，說着東西太貴，錢不够花，日子的難過……馮雲祥終始一句話不說，讓她的話連串的說下去，變成了憂鬱的獨白。

等到妻子的話說完以後，屋子里却立刻異樣的沉靜起來。老妻的話雖然使他厭憎而感到煩燥，可是這話一停止，又如同一個人聽完悲哀的歌曲以後，仔細品味着歌中的哀惋一樣難過。

這陰暗的屋子里，似乎分不清黃昏與黎明，總是陰悽悽昏沉沉的。爬不進屋子里來的陽光，老是看不準時間。可是在一邊玩着的小三子不知怎樣想起來方才父親的約言，便跑到沈默而陰沉的馮雲山面前要起賴來：

「爸，晌午了，你不說晌午給我買餡餅吃嗎？給我買啊？爸！你看你又不說話了你老是騙我！」

耐不住孩子的糾纏，他摸一摸自己的衣袋，才想到自己回到家裏來還沒有換衣服這身制服里是不會有一分錢的，因為怕他們賣票的賺錢，所以在班上是從來不准他們帶錢，如果在班上從他們身上翻出來，那便說他們是賣票時賺下來的了。不但職業被撤，同時還要挨一頓惡打。可是還沒等他說沒有錢，坐在一邊又手不停止給人家做衣服的老妻却氣忿的吵着：



「又幹什麼？又要任他性了，你老是慣他，一天老吃零嘴，吃得起嗎？小三子，你再要餓吃我便扯破你嘴！」

望着媽媽氣忿的兇像，小三子扁一扁嘴要哭又哭不出來的筋肉抽動一下，便擠成了一張可憐的苦臉。

當爸爸的馮雲祥，有一點心酸，於是說：

「給買個大餅子吃才兩個銅子兒。」

「什麼？兩個銅子便不是錢嗎？兩個銅子還够晚飯買塊豆腐啊！你老是不算計自己能掙多錢，一味慣着他。」說到這，又狠狠的瞪了孩子一眼，重重的說：「小三子！不准你要！你哭？你哭？我打你！」

媽媽煮飯時被煤火薰成了黑紫色的臉上，此時被忿怒激成了鐵青，四歲的小三子，果然被這張臉嚇得呆住了，媽媽一向是比爸爸厲害的，所以小三子怕着媽媽。

看見孩子不敢再要，馮雲祥也乘勢又哄了這可憐的孩子兩句，於是方才的約言，在老婆的威嚇下，又算廢除。

他想乘這開班，找一找別的伙伴，試驗借幾銅錢，好勉強混過這舊年，因為在這舊年快到的期間，雖然現在電車上對他們的稽查比從前嚴得多，可是在別的路綫上的伙計，多少每天也會有一點賺頭。

但是走了兩三家，都同樣給他一個失望，不是說自己的舊年也很困難，就是說現在的電車上已比不了從前，一天一點也不敢弄假，這虛偽的推辭，弄得他找不到一點機會再向人家張嘴。沮喪的走出來，本來想再走兩處，但一點也鼓不起勇氣。

懷着悲涼的情緒，又重踱回家里的路上。冬天的黃昏，暗灰的天氣，冬風里飄着細碎的小雪，使他的心上更加淒涼。

屋子裏已給亮起萎黃的十燭燈光，大禿子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回來了，領着弟弟在吃燒餅。還沒等他問，這穿着破亂單薄的孩子，便仰起污穢的瘦臉說：

「爸爸，我今天晌午在礦上又遇見姜大叔了，他又給我買好幾個燒餅，你看，我沒有吃，都拿回來。」

這時又使 he 想到吃早飯時的事了，於是警誠的說道：

「你又到煤場子去了嗎？告訴你，下回不准去，那里去不得啊！」

「這也幹不得，那也幹不得，都像這樣膽小，就得餓死了。你看別人幹一二年便把家治下了，你好，幹了十多年反倒更受窮！」不等他說完，妻子蹲在灶門前又這樣生氣的責備着。

他想要告訴他們那里警犬的厲害，常有咬傷人的事發生，可是他沒有勇氣說出來。看見吃着燒餅的小三子高興的跳着，與仰着黑臉露着白牙的大禿子笑臉，他對這孩子却又抱起一點模糊的希望，他確實相信這兩個孩子將來是比他膽大的。

出燒餅又使他想到他比他小一歲的姜景順，這個孤身無依的老嫗夫，這些年與他簡直混得如同親弟兄一樣。並且有時一到他困難的時候，姜景順便常把自己每月的工資抽出一點給他，雖然他有時要照數償還，但對方總是紅着臉好像生氣似的拒絕。同時姜景順自己工資的可憐，與生活的節儉，他也都知道。

「馮大哥，俺哥倆好一回，我是直性人，祇要我有錢你祇管拿去化，我知道你困難，你掙的那一點錢，上那够養家？我呢？留着錢也糜用，活一天混一天，死了便拉

倒。」

這話姜景順時常對他這樣說着，每當聽完了這種話以後，他甚至感激得幾乎流起淚來，並且常常安恩這異地的友人，告訴他，等他老得不能再做工以後，大禿子長大一定是可以供養他，同時這話他也常對大禿子說過多少次。

全家吃晚飯的時候，夫妻兩個人便計劃今後不妨叫這老朋友到家來住，並且還可以隨時給他的衣服折洗折洗。

### 三

距舊年祇剩十天。

馬雲祥的職務也隨着這快要來的舊年而忙迫起來，每天小工車上的乘客，已經不單是礦上的工人，一些住在礦山附近的居民，也有許多坐這電車到市街里去購辦着年貨。

在職務的忙迫中，使他忘掉了憂鬱，同時在職務的忙迫中，也使他意識到舊年的將臨了。

那些無家的礦工，對於這要來的舊年，却沒有一點感覺，仍舊是不斷的鬧着玩笑。每天在上下工的電車里，總有許多人「老麵包」「老麵包」的叫不絕口。不過他對這玩笑已經再沒有興緻來回答，臉上總冰冷冷陰森森的不說什麼。於是那些礦工們便都感到無趣的又把話轉到別的問題上，計劃過舊年的時候，怎樣賭錢，喝酒，到「平康里」去嫖女人。

這一天馮雲祥又懷着憂愁的心情下班回到自己家里來，等到黃昏的時候，他的老朋友姜景順却興緻勃勃的走進他這灰暗的屋子里。

一邁入他家里的門檻，便帶着生硬的山東腔向他說着：

「馮大哥，沒有出去麼？怎麼還沒有吃晚飯，來吧，俺哥倆再喝一場，今天晚上樂一樂，大禿，給大叔打酒去。」

姜景順一邊說一邊便伸手向自己短舊棉襖的衣袋里掏着錢。

「這是什麼事啊？一進屋就掏錢，你手里又有錢了嗎？你的錢積蓄一點吧，要車工小  
喝酒，到我家那有老叫你拿錢的，——大禿，大禿，別拿大叔錢，這他媽小子，回來

！回來！唉……」

馮雲祥一邊站起來不過意的說，一邊攔阻着自己的孩子，可是大禿子早已熟悉的接過錢拿起酒瓶子，便向外邊跑遠了。

「幹麼你老這樣客氣，兄弟有錢祇管化，什麼你的我的。」姜景順笑着這樣說：「兄弟今天不是又發點工錢了嗎，留着幹什麼？」

這樣的事，是常常有的，於是馮雲祥也不再客氣了。屋子里更昏暗起來，在一邊忙着燒火的女人，這才扭燃了十燭的電燈，同時也不好意思的勸姜景順應該積蓄一點。小三子雖然小，但是他也認識這常來家里而且常給他買餚餚的熟客，所以便一點也不陌生的跑到姜景順的懷里坐下。

等了半天，大禿子才從外邊跑回來，黑色的小臉，已經凍成深紫。他把手中的花生米與酒瓶放在炕桌上，一邊把零錢交給姜景順，一邊說：

「跑了三四家才買一斤酒，誰家都沒有。」說完又照例來個尾語：「他媽的！」

但是剩下的三四個小白銅子，姜景順卻沒有要，告訴他留着買燒餅吃。馮雲祥攔

阻着，可是小三子却笑着笑着接回去了。不過一向窮苦着的媽媽，却乘機強索過去，口中輕輕的說道：

「我給你留着收起來吧，不要順手化了，留過年給你們再買」。

大禿子雖然不願意，但又不敢不給，所以在高興的小臉上，立刻不笑了，那乾癟的嘴唇也隨着撇起來，失意的躲在屋子的一角。

姜景順在一邊不過意的說：

「大嫂，給他化了吧，一個小孩子那有不愛吃的。」同時便抓了一把花生米給小三子與大禿子一人一把。

就着剛弄好的一碗豆腐，與自己買來的下酒菜，兩個人便喝着。姜景順望着孩子們，便堅持着讓全家都一同來吃飯，經不起幾次的堅讓，所以站在地下的女人，也領三個孩子在地桌上吃晚飯了。

喝了兩杯酒以後，姜景順便滿嘴牢騷的不滿意着酒的味道：

「這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這叫啥酒？這里簡直一多半是水，從前的酒，才一毛

錢一斤，那時候的酒該多好，味道也醇，真是反倒越貴越沒好貨了！」

「唉！還提那些幹什麼！」馬雲祥也接着嘆息的說。

幾杯酒流進每人肚子里，酒力的燃燒，這兩個老朋友便都興奮的暢談起來。

「我勸你還是得積蓄便積蓄一點吧，你眼看便到五十歲了，還能累幾年，何況這年月，生活又這樣難混。」

馬雲祥放下了酒盃，看着這被酒燒紅了臉的老朋友，這樣輕輕的勸告着。

「積蓄什麼？一個月掙這一點錢！我要能存錢，年輕的時候早能積蓄一點了，唉！那個時候也有氣力，錢也好掙，可是那個時候的錢都化在酒與賭錢上了。人家都勸我娶個老婆，幸而我沒有有娶，要是過到現在，也給我生了幾個孩子可怎麼辦啊？」  
姜景順好像感覺到驕傲似的又呷了一口酒。

打來的一斤白乾，眼看祇剩了瓶底，本來都是心緒鬱悶着，所以兩個人都有着醉意。在萎黃的燈光下，閃動着兩張醉臉，四隻紅眼，因此話是更多而無規準了。

地下的三個人，早已吃完了飯，看見兩個人的沉醉，正在收拾碗筷的女人，便攔



阻着：

「秃子爹，你別讓他大叔喝了，吃點飯吧！」

酒已經完全喝光，雖然姜景順似乎沒有盡興，但是想到酒的難買便也不再想喝。

「我說他大叔，你還不跟搬到我們這來住，何必住在那宿舍裡，在我們這衣服還可以常洗洗。」給他們盛了兩碗飯後，馮雲祥的妻子忽然想到早就要說的話，同時馮雲祥也接着同樣的讓着。

可是姜景順却說一個人住在那里住慣了，因為早晚可以隨便一點，並且這間小屋也實在擠不下他，所以最後說：

「何必非住在二處啊？俺們相好是不必這樣的，我的衣服也甭懶慣了，大嫂有工夫還是給人家做點活計吧！」

飯後的談話中，這位老朋友又問到他們正在憂鬱着的舊年，夫妻兩個人，雖然假意想掩蔽着年關的困難，但是姜景順卻從腰中又掏出一張十圓的紙幣來，毫不思索的說：

「馮大哥，你不用講我，這十塊你留着化吧！我留下幾塊錢足够我自己吃了。」

馮雲祥這次真感到不安了，他堅持的不留，可是這個直性的朋友，却戴上那頂沒沿的黑禮帽，像是一陣風似的搶着跑出門外，身子便隱沒在黑夜的寒風中。

「唉！不要走啊！這樣的寒夜，你今天住在這里吧！」馮雲祥也跟出來這樣叫着，聲音在寒風中顫抖。

四

第二天的清晨，馮雲祥便把那十元紙幣裝在衣袋里，這是昨天夜間夫妻兩個人核計好的，把這十元錢先還給李家的欠賬。

這一天是應該午間才上班，所以他便想乘這閒暇的時間給送去。但是剛走到市街里，便遇見前天的韓惠林，一看見他又是熱烈的招呼。一聽他說是開班，便向他輕輕的耳語着：

「老馮？孫把頭那有局，到那玩一把，輸贏又不大，碰碰運氣，萬一要贏了，過年不是竟綽寬綽。」

聽見他這話，馮雲祥心里一動，他是愛賭的，不過這二年因爲手中困窘，從沒敢嘗試過。這一回心里想，倒真不妨玩一玩，何況自己有了法又不壞，如果贏一點，年不是很可以解決了嗎？不然這十塊錢還充欠賬仍舊是沒法，暫時不妨借他生點利息。

但略一沉思，理智又壓制了他的感情，可是對方幾次的勸誘，他終於帶着模糊的希望跟着走起來。

在孫把頭的東廂房里，果然有幾個人在聚着，這地方他是熟悉的，一年前他還來過幾次。

這該如何不幸呢？命運好像單是與窮人開玩笑，還沒到中午，他的十元錢便全飛到別人的衣袋里。對方得意的仍然勸着他再玩下去，他祇好勉強裝着鎮靜說是要上班了。

走出孫家來，過午的陽光淡淡的照着地上的積雪，他的眼睛與耳朵，好像都完全失掉了知覺，沒有看見繁雜的街景與充耳的噪音。心中如同被烈火燃燒着，眼睛幾乎

冒出火星！

夢一般的走到火車站，昏昏的接過了那隻裝着車票的皮袋，便茫然的又跳上了小工車，有許多熟人向他打着招呼，他也不知一聲的點點頭，便算回答了對方的招呼。

他心中痛苦的想着，回家後如何對妻說出這種事呢？並且又如何對得起朋友的熱情？同時那欠債又拿什麼來償還，這種種不同的思想在煎熬着他的心。但是當一個乘客第一次向他買票的時候，突然另一個亮光在他眼前一閃，使他想到了十三年從沒敢做過的事情。

這一種念頭，從他心上掠過，反倒立刻安靜起來。於是他開始賣着車票。一些購辦年貨的乘客，都在問着他所買的貨物必需起多少錢車票，這時他提一提貨物約約重量，便故意多索着價格。這一趟車里的貨票，他究竟賣了多少錢，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糶糊的覺到，一定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他心中的愁雲，漸漸的在消退，等車到終點，一些乘客們都走盡以後他故意晚下會車，便把一部分錢裝在制服上一塊破洞里。

好在車上的監督一向不常到這車上來，就是來的時候因為對他的信任，也不常翻他的身上。

這小工車沿着這一條鐵軌來回的跑了四五次以後，冬天的太陽又很快的落下去了。黃昏的暮色，早已掩蔽了大地，車內的電燈，也開始放出了慘黃的亮光。

雖然他不能計算一下自己今天的收入，但想像中一定不太少，不但欠賬能還上，舊年也一定能混得過去，他的心輕鬆起來。

礦山又到下班的時候了，車站上又站滿了各種不同的工人，同時又有許多人向他玩笑着：

「唔！老麵包！今天又是你的夜班，老婆放在家裏，你放心嗎？」

但是正在這時候，使他驚心的，却是那不常來的監督迎面走來。本來膽小的他，臉上立刻有些突變了，心在顫抖着，可是在黃昏的燈光下，對方却沒有看見他的表情，反却像往常一樣的拍拍他肩部，生硬的說：

「馮：你的大大的好！」

他的心這才安靜一點，不過他終是有些害怕，本來他是想把今天的事瞞過一切人，明天下班的時候，好把這錢偷偷的帶回家里。但是現在恐怖逼着他，不能不臨時變了計畫，所以他決定把這錢想暗中交給老朋友姜景順，求他先帶回家里。

但今天很奇怪，往常到他班的時候，這朋友下工時准找他問幾句話，但今天却沒有看見。車是就要開了，他便跳進車箱在尋找，好在這下工的時候，又是完全不買票的礦工，所以很有時間容許他在幾個車箱內查找。

「老麵包，你找什麼？找誰啊？他媽的，你推什麼？你看你這老王八，找嫖客嗎？」

車里已經擠滿了人，因此很難找，他在人群中推擠着，被推的人便這樣不耐煩的吵鬧起來。

「喂！你們看見老姜沒有？」他終於着急的這樣向眼前的人問了。便有兩人接着

說：

「姜老道嗎？可真奇怪，今天下晌便磨看見他。」

「對了，下晌他到煤場子去擻煤，以後便沒回來？」

但這時突然從人群中不知誰忽然叫道：

「呀！你們不提我到忘了，姜老道叫煤場子的狗咬傷了，現在已經送醫院去。」

「爲什麼！」馮雲祥緊急的問着，似乎當頭一個悶雷！

「姜老道瞎管閒事，一個小孩子偷煤，狗撲上去，這時他看見了，他便不要命的去撲打，所以也叫狗咬了，要不是把狗叫回去，他非叫狗咬死不可。」那個人有趣的說。

「小孩怎麼了？穿什麼樣衣服？」馮雲祥的心幾乎跳出腔子外頭來。

「我也沒看見，聽別人說，大概十四五歲，老道必是認識，因爲他一邊打狗一邊叫小禿子快跑啊！」

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馮雲祥便像是瘋了的野獸，一直撲向車門跳出去，但是這電車已經開出了站外，他便奮不顧身的跳下去，同時他破洞的衣服，不知掛在什麼釘上，等到他跌到車下時，那里面裝的銅子與紙票，也隨着跌散了滿地。

車突然停下了，一些人便都驚奇的騷亂着。

馬雲祥雖然還想爬起來，向煤場飛奔，但渾身的筋骨已經痛得使他不能動轉，同時有鮮紅的血，從澤傷的頭部流出來。



## 血 債

「喂！天要亮了，快起來給人割地去吧，死豬，怎麼還睡啊！起來，唉！起來啊！」

污黑的窗紙，剛染上淡白的晨光，從被窩中爬起來的黃金生老婆，便用着瘡啞苦澁的聲音推着身邊酣睡得死狗一般的丈夫。

被勞做折磨得疲倦的黃金生，雖然昨夜早早的便躺在炕上睡着，可是到現在仍舊是昏睡在夢中，任着妻子在身邊推叫，總是不能清醒。

屋子裡還是很模糊，在昏暗中，剛能看出雜亂的輪廓。空氣很寒冷，黎明之前的

秋風，從不嚴密的門窗攆進來，使她感到秋寒的刺激，不禁有點微微的顫抖。

擦着了一隻火柴，一朵黃色的火花，便照亮了黑色的灶門，燒着了灶門裡的柴枝，不一會從鍋蓋上便冒出乳白色的水氣，冷與熱的氣流很快的便凝滿這昏暗的屋子，像是一層灰色的霧網，因此屋子裡更糝糊起來。

把昨夜預備好的米，倒進鐵鍋中沸騰的滾水里以後，她又走進裡屋，推着仍舊在昏睡中的丈夫：

「起來吧，飯都快要做好了！」

這一回睡得正香甜的男人，再不像方才那樣死懶的不動了。把兩隻粗黑的胳膊，與被鏟刀的木柄磨得生了厚皮的兩手，伸出被外來。同時伸一伸腰，口中糝糊的哼了一聲聽不清的言語，翻轉了一下身體，想再繼續着睡夢的香甜，但是站在炕沿邊的妻子，却乘勢又推了一把，更提高了聲音喊道：

「死豬！天不早了，還要睡到日頭出來嗎？起來！起來啊！」

又是一個翻身，他睜開惺忪的被眼屎遮着的兩眼，怔怔的望着白色的紙窗，這才

使他知道了時間的遲晚，於是再不敢思索的從炕上爬起來。

穿好了被汗水與塵土染髒了的棉襖，連臉都不洗的便匆忙的吃着妻子剛做好的熱飯。

從家裡走出來，外面的天光，已經完全大亮了，東邊的天際綫上，從灰白色的雲層中，照出早霞的紅笑。北地的秋晨，滾動着冰冷的寒風，這早寒的地帶，展示出無垠的荒原，秋天的道路，像一條褪了色的灰帶，蜿蜒的伸展在遼遠的遠方。

環繞着這荒村的高山，與兩邊的草原，已經一綠一黃的更替，現在遠山已成了暗紫，踏碎的枯葉，悲哀的散落在灰白色的霜地上。

黃金生走到田地的邊沿，看見已經有許多人點綴在地里，正忙着收割禾稼了。乾枯的禾稼，在白亮的鐮刀下，開始動搖和呻吟。割過的田野，閃出蒼灰與綠黯的空地，還沒割着的地方，便被晨風吹成不穩的波浪，同時響出沙沙的音響。

「黃金生！你又來晚啦！」不知是誰向他這樣的喊一句。

「早覺又睡得太久了，要不是老婆喊醒我，現在也許還睡覺啦！」他不好意思的搖

一搖手中的鐮刀，口中輕輕的對身邊一個伙伴說，同時臉上擠出一層苦笑，又看一看站在離他稍遠一點的一個新移到這里來的住民。

「這不是像從前給自己幹活了，怎麼這麼能睡早覺？」身邊的伙伴，像是責備，又警告似的說，仍舊不停的割着。

這從遺留下來的習慣，雖然固定要春種秋收，但是現在的收割，却與從前完全不同了。當年的收割，是把割倒的田禾，拉到自己家里，現在一些地主，已經完全變成佃農，而憑自己的勞力，給人家收割換着工資來維持生活了。

這歷史上荒涼的僻村，隨着環境的改變，也改了新的面目，製油工場，製米工場，什麼消費組合等名字，對於這里一些土著的人民，都感覺到陌生而不解。同時消費組合里的一些新奇的物品，也處處使這里的住民叫不出名字。

過去，這里會經過一個相當的騷亂時期，簡直成了民匪不分的狀態，現在隨了新移到的住民，治安一方面，已經平靜了許多，而村民的生活，便隨着治安的平靜，也更改了方式。

「老黃，近來還常同老婆打架麼？」在他身邊割地的魯占一，外號叫魯斜眼的伙件，扭過臉向他無意識的問了這一句。

「打架算什麼？斜眼，你說你不打架嗎？」黃金生也無意思的反問着。

黃金生與老婆打架，已經成了人所共知的事情了。自從變成傭工的生活以後，不知爲什麼原因，他的性格時常煩躁，因此一有微末的不如意事，便會與老婆打得不可開交，在打完了架以後，又常常後悔自己做錯了事一般向每一個人苦訴。

秋天的早陽，已經升得很高了，照出金黃的暖光，同時在金黃色的草原上，融化的霜花也成了晶瑩的露珠。

陽光灑下一股溫暖，勞做的人們都感到身體有些熱起來，有許多人便脫下了厚重的棉襖。黃金生也把棉襖脫下了以後，乘機望一望離自己不太遠的那一塊會屬於自己的地，心中不禁又感到一陣說不出失意和頹傷的情緒。

他從前本是守本份的一個農夫，可是現在完全改了性格，那個時候，一個錯錢也不會化的。現在却常拿一天勞做得來的工資，跑到村中新開設的小酒館里喝起酒來。

他很相信康國亮的話，勞累了一天，不快樂一下，還有什麼意思呢？反正賺的這一點錢又不會積蓄起來，混一天，可能時便樂一天。

午間，在吃完中飯後，又是大家最活潑而暢談的時候。這些人往往乘這個期間，找一些有趣的話來扯閒天，好像這樣才會解去他們半天的疲勞。

「我……我……我昨天……天……」張喀叭雖然有着口吃的毛病，但是這個人從來不感到說話費力，一到大家聚會到一處的時候，他總是好先搶話說，而且話又總說得沒有邊際。

「你什麼？又要吹牛皮不是？」康國亮看着他那因說話而累得漲紅的臉，不等他說完，便接着這樣打趣了一句。

「不，老康，你讓他說下去。」魯斜眼不高興康國亮的攔阻，因為張喀叭一向便是他們談話中的笑料。

「吹……牛……牛皮，昨，昨，昨天我到，城，城，城，城里去，……了，了，半天，上，上……」

「上什麼樓吃飯去啦？是不是？」又一個人接着問。

張咯叭完全不覺得對方輕蔑與玩笑的眼光，仍舊繼續說下去：

「吃了，了，好，好……好幾大塊……塊，你，你們說……三，三……三鮮餡餃

子……是，什，什……嗎餡？……告，告訴你……豬肉……韭菜……菜……鷄子……

「

「放你媽的屁吧！誰告訴你的！」康國亮罵完，接着便是一聲哄笑，笑聲壓住了張咯叭的尾語，但是對方仍舊沒有感到一點侮辱，依然講着他吃飯的豪華。

「咯叭！你還講他媽什嗎？昨天有人看見你躺在家裏，你也配吃他媽三鮮餃，你不要忘了你一天掙多少錢吧！」最後聽得高興了的黃金生也接着罵了他一句。

這一回張咯叭有些急了，因此，話更有些說得拙笨：

「你……你……媽的不信？信？……我昨天，天……還遇……遇見，李把頭……頭，我們還逛逛……逛，逛窩子啦……」

這一回大家的哄笑，好像是春雷般的滾過了田野。

可是這裡沒有笑的，是黃金生。因為李把頭這三個字，正衝犯了他的心，同時也似乎給他一個重大的打擊。

李把頭，本名是李久安，來到這村子不過一年以上的時間，雖然沒有一點資產，每天又不費一點勞力，但是專憑着替這些新來的住民包工，每天竟能賺到充裕的金錢。

今年的春天，黃金生爲了找工作，因爲不能直接把力氣出賣給新來的住民，所以也結識了李把頭。同時在某一個時期，這個人會向他年青的妻子，有過種種的引誘，中間雖經過一度斷念，但近來乘他們吵架之後，還常有乘機挑逗的事情。

二

幾陣西北風，吹過去，天氣是冷起來了。

樹上的枯枝，已經完全脫盡了葉子，割完了的田野，變成了無際的灰黃，雖然有時陽光還很好，但冷風滾過了這荒村，處處使人想到冬天的戰慄。

天空成了鉛色，糧草柴堆得高過那些伏在地上低矮的茅舍。隨着收割完了的時間



村民們有許多人竟無工作的閒了下來，村子裡也死寂得很。

村東頭的一家煙館裡，在煙霧瀰漫中，搖動着許多帶灰黃臉色的瘦漢子。長長的木板炕上，放着萎黃的煙燈，發出豆大的黃光，這屋子裡氤氳得簡直如同狗洞，但是煙客們却把這當做了人間的樂境。

留戀在這里的人，有許多是附近的工人，同時也有收割完禾稼的村民，不過他們不一定是吸煙，他們來的目的，是到這里來找一些包工的把頭，想找到一點工作。

「老李，這兩天沒有到城里玩玩去麼？」躺在李把頭身邊的一個人，吸完了一口煙，又呷一口放在身邊的茶水，精神很飽滿的向李把頭問。

李把頭正忙着吸別人給打好的那一粒煙，所以暫時沒有回答，等到吱吱的吸完了以後，舒適的把最後一口煙順鼻孔中噴出，又好像思索什麼似的停了一會，才慢慢的說：

「沒有，真應該去玩兩天啦！媽的，還是那地方有意思，抽大煙還有娘們給燒——

可不是，翠紅那娘們煙可打得好啦！」

「我說，你倒有癮靡有？」那個人又接着問。

「哪有他的癮，靡事閒着做什麼？」

躺在李把頭對面的那個看燈的，又把上好了的煙泡送到他面前，他接過來又對準火吸了一口，然後翻個半身，兩眼微睜的瞅着低矮而暗污的棚頂，又慢慢的自語着：

「我上月到城里可有真意思啦！跑到澡塘子里洗了一個對盃，那個『水鴨子』

還真長得很漂亮，一身白肉，我還是頭一回嘗試哩，有意思，那小娘們……」

這樣的獨白了以後，便露出那一口又黃又大的板牙，同時在他那長得野馬一般的長臉上，閃着令人討厭的笑紋。

笑聲與人語，混雜在刺人的煙氣中，使每一個人都忘了外面的冷風。

這時有一兩個穿着破舊短棉襖的漢子，便乘機走到李把頭的面前，向他問道：

「李把頭，這兩天有什麼叫工的嗎？」

微睜着兩眼的李把頭，正在思想着自己方才話中的甜蜜，聽見這問話，把兩眼睜

大一點，望一望面前站着的人，臉上好像露出不耐煩的神氣，沈默了半天，似乎反問的說：

「這兩天有什麼事嗎？」

但是這句話剛說完，從浮蕩的煙霧中，他看見面前的這個人，正是與黃金生住在鄰近的魯占一，便又好像想起來什麼事情似的把聲音放得和平一點的問。

「斜眼，你坐下。」

這叫斜眼的魯占一，便很聽說的坐在他腳邊，蹙着李把頭的長臉，沒有說話。

「我說，黃金生近來還常與老婆打架嗎？」

「倒不常打架。」

「什麼不常打架，我聽有人告訴我，他們幾乎天天打。」李把頭對斜眼的話，有點不快意起來。

「打倒是有時打，不過不天天打。」斜眼看着對方不快意的臉，便又把話改正了一下。

「因爲什麼常打架？」

「誰也說不清爲什麼，反正男子漢開着驕事還有不開皮氣的。」

「他女人不恨他嗎？」

「那倒不怎麼恨他，老黃的女人，有時候倒很能忍着。」

李把頭又把兩眼閉上了，嘴裡也不再說話，心裡在想心思。在他的閉着的眼睛裡，閃動着黃金生老婆那副倩影，大大的兩眼，長長的睫毛，額前那排黑亮的劉海……

「斜眼，走，我請你喝酒。」突然李把頭一翻身坐起來，很親熱的向坐在身邊的魯占一說。同時從衣袋掏出方才一枚煙泡的價錢，放在煙盤子裡。這一來反倒使對方感到受寵若驚的不安起來。

一走出管煙所的門外，魯占一方才被煙氣刺激得昏沈的頭腦，被室外的冷風，吹得有些清醒了許多，同時也明白了李把頭的用意。

走完一段短短的泥土路，李把頭便把他領進附近一家小飯館裏。

飯館里連一個飯客也沒有，幾張紅油的木桌空蕩蕩的放着油光，室內的寂靜，使

他更感到滿意。飯館的伙計，一看李把頭走進來，便熱誠的打了一個招呼。

兩個人坐在室內僻靜的一角，吩咐炒了兩樣菜，又燙了一壺酒，於是兩個人便開始慢慢的喝着。伙計遠遠的瞅着有點發怔。

兩杯酒喝到肚子以後，李把頭又照樣笑謎謎向魯占一低聲的說：

「斜眼，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魯占一這個人，本來是生性好滑，不等對方說出了用意，他便完全明白了，因此他也不再像方才的不安，而立刻態度大方起來。

「我都明白了。」

「明白嗎？明白便好辦，我從前會託過張喀叭，可是那混蛋，他不行，他又不接近那女人，並且祇會吹牛皮，真事一點也辦不出來。你說，那女人倒好上手不！」李把頭的臉，不知是興奮，或者是酒力的燃燒，漸漸閃着紅光。兩眼緊緊的着魯占一的斜眼。

魯占一暫時沈默了一會，才慢慢的回答說：

「一時也不太容易，非找個相當機會。」

「什麼機會？」

「最好是他不在家，不然的話——」魯占一又暫時思索了一下接着說：「這你也很明白，如果他老閑着沒工做，家裏便很困難。一有工做呢，他又常拿錢喝酒，錢化光了，兩個人便又是打架，架打多了，女人也是會傷心的，乘這時候慢慢的來，也許能辦到。」

李把頭沈思了一會兒，承認對方的話，略略點點頭，便把杯中的殘酒，一口氣喝到肚子裏去，最後魯斜眼說：

「總之，看機會你幫我弄成，我是不能白求你的。」

一小壺酒喝完了，便叫了兩碗肉絲麵。這時從外面走進來三個短衣的飯客，因此他們的話也不再繼續下去。這三個人吩咐完飯菜以後，一個人好像接着從外面進來時所談的話。說着他們與這新來的住民一件什麼事。他們齊這些新來的居民，總是叫「小隊子」。李把頭是沒有心思聽這談話的，祇顧挾着盤子裏的殘菜，等着叫的兩碗

麵。

麵剛端上來的時候，又從外面走進兩個飯客來，一個穿着藏青色的西裝，那一個穿着協和服，年紀都是中年，手中挾着皮包，一進來便先脫着大衣。

這兩個人的衣著，雖然這村子裡很少有着這樣打扮，但他們也都看慣了，連魯占一都知道這是從遠地來到這旅行的人，因為這裡常有許多穿着整齊的人們來觀光。

這兩個，來意並不是吃飯，所以也僅僅叫了兩碗麵，便有趣的望着小館的陳設，望着東邊的土炕，與炕上的小桌，牆上的一副財神畫像，他們都感到有趣。

兩人點着兩隻紙烟，便與先前進來那三個人談起來，問着這裡的一切生活情形，同時又問這裡的居民彼此交往。

「我們倒沒有什麼來往，話又不常說得通。」一個人簡短的回答。

「你們不常在一處混嗎？還有沒有因為不對勁吵鬧起來的時候？」那個穿西裝的人，吸了一口煙，吐出藍色的煙霧，接着又這樣問。

「有倒不常有。」

「有的時候，最後怎樣解決呢？」

雖然這三個短衣漢子，對這問話的字句覺得生疏，但是總算明白的。

「我們這裡的村長，有的時候，倒真對咱們人挺好，有時咱們人與他們有吵鬧的事，村長却往往說他們自己人不對的，不過誰能老與他們吵架的呢？」

接着談話又扯到這里人民的生活狀況上了。不過李把頭與魯占一都沒有心來細聽他們的談話，匆匆的算完飯賬，由李把頭付了錢，便先後走出來，從這兩伙飯客身旁走過的時候，却看見那兩個人正有趣的細看一個人交給他們的居住證明書與大同佛教會會員證書。

外面太陽已經西斜了，一條長長的泥土路上，寂靜得沒有什麼行人，偶爾看見一兩個穿着怪樣的大褲腿褲子的女人，也引不起他們什麼興趣。

臨分開的時候，李把頭再不管魯占一叫「斜眼」了，而很親密的叫一聲「老魯」。

「老魯，明天叫工夫的時候，我找你去。」

魯占一很高興的往回家的路上走着，冷風吹拂着他的黑臉，剛走進家門的時候，



便又聽見一男一女的爭吵聲，他知道這又是黃金生夫婦口角起來。這使他好像抓到一個良好的機會，所以一邁進自家的門檻，便對自己的女人說：

「老黃兩口子又打架子，真是，老打架，你快去把他媳婦拉到咱家里來勸一勸吧！」

三

從村公所傳下來一道命令，牌長便跑到每一家里這樣告訴起來：

「現在村公所讓到山里去砍樹修道，省得有胡匪再藏在山里，誰願意去，一天工錢是三塊，不願意去便攤工錢。」

本來閒着沒有工做的人，誰有錢能拿出來，同時這一天三元工資的引誘，更使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可觀的數目。所以有許多人便都願意跟着軍隊們到山里去。

閒着沒事做的黃金生便也是願去的一個。

第二天的清晨，一群破亂的村民，都聚集在村公所的門前，預備着出發。這一天天氣很陰沈，雖然還是晚秋，但是寒涼的天氣，無異冰冷的嚴冬。

凍雲鉛一般的凝滿了天際，一點也望不見太陽的影子，祇在遙遠的，東邊的地平線上，從鉛灰色的陰雲中，鏗開暈黃的一片，好像灰紙塗上黃色的濕痕。西北風祇是吹着，暈黃的雲影，很快的也轉成了鉛灰。

「要落雪了。」一個人縮着頭，顫抖的說，望着陰冷的天色。

地上已經有白色的薄冰，每一個人的脚都有些麻木了。但是長久生在這凍原上的人們，是不會覺得這寒冷的折磨的。

等到他們隨着那軍隊們開始往山裡出發時，陰雲却漸漸稀薄起來。冷風陣陣的加緊。掃過荒涼的草原，天上的灰色雲彩，也像快馬似的飛開，衝出雲圍的太陽，不時露出慘黃的冷臉。

這漸晴的天氣，雖然使每一個人的心也由陰暗轉成晴朗，不過仍舊沒有一點暖意。一大排行列，零散的，不規則的，衝着冷風的擊打，誰也不願意說話，祇是默默的朝着山裡走着，踏着冰凍的土地。

冷厲的山風，冰片一般的從山里滾下來，這一排行列，好像是一條黑線，蠕動在

起伏的山路。

稠密的樹海，還帶着原始的軀幹，驕傲的把禿光的枝極伸向天空，這未經斧鑿接觸的密林，顯得非常陰暗而深沈，風在樹上盤旋着，響出悲慘的吼叫。

人與自然的奮鬥，便在這深山的密林中開始了。

暮色漸漸籠罩了這群山，勞做的疲倦也隨着沈落下來，工作停止了，便開始吃飯。可是等到有一些沒有預備乾糧的人，看見那些勇士們架起鍋自己燒飯吃，才知道沒有帶來糧食的錯誤。但是現在後悔已經晚了，祇有忍受着飢餓的折磨，疲倦與飢寒貫穿每一個人的身心。好賴那些軍隊們把吃剩的殘飯，送給那些沒有帶着糧食的飢民。同時有些仁厚的人也把自己預備的乾糧，分出一點點來。

這樣，他們勉強解消了一點飢腸。

夜色降下後，荒林中更變得寒冷，半彎冷月從東面爬上來，照出模糊的白光，繪出群山的黑色輪廓，聯成綿長的曲線。空氣好像凝成了水流，透骨的寒風，殘酷的侵入了每一個人的皮膚。看見那些人們都支起了帳棚入睡，他們這一群老伯呆，雖然也

想起來睡眠，以便休息一天的疲勞，但是土地好像是冰塊，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黃金生想到了自己的家，雖然家裡也很破陋，如果比較起荒冷的山林，確是溫暖得多了。

黃金生的家，現在確是溫暖着嗎？

一隻萎黃的孤燈，照出他女人的倩影，這女人孤寂的坐在燈下，縫着給丈夫預備冬季的舊綿襖，同時心在想着一些雜亂的事情。因為情緒的不專，所以手中的針線，常常做錯。

她想到家中的生活，心情更暗淡起來，丈夫漸變的性格，也使她陷入病苦里。雖然常常吵架，她還能忍受下去，可是常常把一天的工錢大半化掉在酒館里，這樣手裡沒有一點存錢的日子誰知能維持到那一天呢。

陰暗的悲愁，在這靜夜里無限的展開了。

這荒村的寒夜，空氣是死一般的靜謐，祇有窗外的冷風，沙沙的敲着紙窗，渲染

着靜夜的悲涼。偶爾有遠近的大吠，淒涼的在拖長，正如悲哀的嚎叫。

屋子里空氣很寒冷，這女人的兩手，有些麻木而生硬，這時不知怎樣會在他心上出現另一個男人的面影，長長的油臉，黃厚的板牙。……

她「呸」的吐了一口唾沫，心中卑視着自己，怎麼會想到了他，這不是有些奇怪嗎。可是這個人，確實在他心上佔有一塊位置，從前會乘機到她家來過幾次。最近又在隣家魯斜眼的屋子里看見兩回。雖然這個人使她想起來便憎惡，不過僅僅談過兩次話中，有時也好像使她覺得這個人還不錯，同時魯占一夫婦，與從前的張喀叭，也常誇說這個人心眼很好使。

使她忘不了的一件事，並且這事她會瞞過她的丈夫，那便是四天前，這個人會託魯占一的老婆轉給她一件袍料，說是可憐她家中的貧苦。

——這是什麼意思呢？

她當時雖然覺得接受的不安，可是不知在什麼樣的情緒下，她却接受了。

一想到這裏，她剛要取出那袍料，乘着丈夫的不在，仔細看一看那艷麗的花紋，

但是剛從布包中取出那一捲紙包，却突然聽見外面有着彳亍的足音。

她把頭伸向紙窗上的一塊小玻璃旁邊，不安的向外望着，心竟猛烈的顫抖起來。在銀色的月光下，閃動着一個男人的身影。

——正是那個人！天呵！這是幹什麼呵！

門上响起一陣輕微的拍擊。

這女人雖然性子有一點憨，但此時也明白了來意，她大着膽子問道：

「你是誰……幹什麼啊？我不能開門，快滾你的吧！」

「……」仍是輕微的敲着。

「去，快滾回去吧！」

「開開吧？你不自明嗎？我向你說幾句話，你不要怕，不然我敲工夫多了，別人聽見了，你不怕傳出閒話嗎？」外面敲門人輕微的回答。

不安的思緒絞着她，好像夢一般的她把門打開了。

進來的這個人，正是她方才想的那個李把頭：

野馬一般的臉上，仍是閃着奸笑，同時兩眼望個炕上紙包露出的一角花紋，便笑着問。

「大嫂，還沒睡麼？我給你送的這個袍料，你看怎麼樣？」

最後的一句話，立刻消滅了女人想忿怒的勇氣，紅着臉把頭低下了。

李把頭乘勢便要把這獵獲物摟在懷裏，但這回女人却意外的給男人一掌，一聲清脆的响聲之後，李把頭臉上，便露出一塊紅印。

這一來，李把頭的笑臉，立刻變成兇顏，同時從腰中掏出一把鋒利的尖刀。沈默，屋子裏立刻死一般的靜下來。

夜，是遲緩而漫長，萎黃的燈光立刻熄滅，深黑的夜色，便掩蔽了醜惡。

男人粗野的狂笑，女人含淚的忍受，人間最大的罪惡，便在這暗夜中扮演着。

夜色漸漸在稀薄的時候，糝糊的淡光，便染白了紙窗，可是仍舊是灰濛濛的，天是快亮了。

「你快一點離開這吧！」女人躺在這粗壯的男人身旁，用着語啞的聲音哀求着。心

中悲忿而焦灼。

望一望女人的面影，李把頭又要把臉貼過去，但是却碰着枕邊一攤水涼的淚漬。他滿意的笑了，趕緊穿好衣服後，臨走的時候，又留下一張十元的紙幣，望着一女人吩咐說：

「留給你買東西吧！今夜的事不要對外人說。」

走出外面來，黎明之前的冷風，吹進他的衣服，使他打了一個寒噤。

村里依然沈浸在靜暗中。

天是一片灰白，地上還結有更厚的冰層。

空蕩蕩的村路上，還沒有行人，雖然天色已見亮了。他拖着剛從溫巢中爬出來的身體，正預備回到自己的住處，再重溫一下暖夢，但是在這時，在灰色的晨光中，一條黑色的人影迎面走來，一直走近他眼前，他才看出這個人是康國亮。

「李把頭，這麼早出來幹什麼呢？」康國亮已經看明白了，但却故意問着。

「唔！有一點事。」支唔的回答後，再不停留的向前走過去，同時心里想，他是



黃金生的好朋友，回來不要緊麼？

可是這樣的念頭，很快的便從他心上抖落，而且強硬的自信。

「知道了又能怎樣？」

四

白晝接聯着黑夜，勞做緊跟着疲倦，在深山裡的原始樹海中，黃金生這一群人，仍然是不斷的忍受着痛苦與大自然奮鬥着。

這一大隊山野中的倦旅，除了砍割倒了一處樹木，便是背着沈重的器具與另外人的糧食，在群山中繼續困苦的往前跋涉，得不到飽食與足睡的人們，雖然都是強壯的漢子，但也終於有些再不能支持了，還有兩個人，因為過重的背負，竟口中吐出鮮紅的熱血，而衰弱的暈倒在冰冷的山路上。

跋涉與勞做，從早到晚，總是不會有休止與停頓的發生。

天，好像故意給他們這一群人們做着殘酷的苦刑，在走進山里的第三天的早上，剛從地上醒過來，無情的風雪，竟猛烈的飄落下來。

他們任着怎樣把身子捲成了一團，緊縮在破得露了舊棉絮的厚棉襖里，但也抖抖的哆嗦得牙齒發着震响。

風停止了以後，厚大的雪片，仍是飄飄的落着，漫漫的白雪，便掩沒了遠近的山野。白色的雪原，眩耀得使他們眼睛有點發花。

雪雖然掩沒了一切，但是望着山下，還能辨出來時的大道。這曲折的荒路，他們都會走回家裏去的，但這却不能任着他們的心願。

「爲了一天三塊錢呵！便受着這樣罪，再兩天不回家，便要凍死在這裏了！」不知是誰，這樣輕微而顫抖的說，接着便是一陣長長的嘆息！

「要是有一點酒喝麼！」黃金生這時想到家鄉中的酒館，不禁有些渴望了。

「回去的時候，一定先到酒館去喝一場。」在他身邊的一個伙伴也抱着同樣的心情說。

三天來的勞苦與不得好睡的眼睛，全都罩上紅色的血絲，紅得有些嚇人。

說不出的痛苦，在每個人心上煎熬着，雖然人是這樣多，但是都不會互相傳給一

點溫暖。工作開始的時候，才勉強減削一點冰冷的侵襲，伸在外面的兩手，却都木頭般的僵硬起來。用着這僵硬的手，仍是繼續着未完的工做。

六天的光陰，在痛苦中滑過去，當這一群人從山裡走向回家的路上，簡直把這六天當做了六個月一般的漫長了。

拖着疼痛的倦體，在歸途中，談話反却有些精神了，他們無異從地獄中解放出來，都懷着死里得到生的歡欣。

「唉！這是第一場雪，便落得這樣大！」踏着地上的積雪，談話中帶着輕鬆。

「媽的！受了這些天活罪，老子一定要歇幾天了！」

「先到酒館喝他一場！」這又是黃金生的提議。

走進村子里來，黃金生便先到村公所里去，是事實太湊巧呢？或者是慰勞他們幾日來的勞苦呢？他們的工錢，却當時發給了！

裝起來這從辛苦中換來的工資，從村公所走出來，正好遇見康國亮。

「喂！老黃，你今天回來的麼？」康國亮一看見他，便關心的問，「這幾天在山里

怎樣？」

「唉！別提了，走，我請你到館子里喝點酒吧！」黃金生不讓對方再說話，便拉着他的胳膊，一直向酒館跑着。

這一次他却叫了兩三個菜，再不像從前喝酒的寒酸。

「老康，喝吧！不像平常喝酒還會有人干涉，問那來的錢，現在我的錢是有來處的。」他興奮的讓着朋友。

可是對方却始終沈默得不愛說話，用兩隻黑亮而倔強的眼睛，望着朋友黑瘦的臉與充血的眼睛。

「老康，你怎麼不高興呀？」

「不高興什麼！——你回來到家里去了嗎？」

「沒回家，怎麼家里有什麼事嗎？」

對方略一沈吟，又低沈的說：

「廢事！」

康國亮雖然不想把心里的話，立刻告訴這辛苦了好幾天的朋友，但是一個直性的漢，子在兩人的酒都喝得相當的程度時，他却把要說的話再也隱藏不住了。於是李把头那天早晨的事他便完全傾吐出來，不過他還知道把聲音壓低，使別人不會聽到。

「真有這樣的事嗎？」酒與怒火的燃燒，黃金生的話，反却顫抖起來。

「我還騙你麼？」

「好！我一定要找這小子——」激動的忿怒，使他血管都幾乎暴烈，狠狠的擲了  
下酒杯，轉身便要走出去。

康國亮到底比他冷靜些，一把抓住他說：「你瘋了嗎？這個時候，你找他他能認  
嗎？」

「你說怎樣？」

「你不會慢慢的想法？」

「我現在一點法子也沒有！」

康國亮又把聲音壓低的微語着：

「你現在還先不回家，跟我家去藏起來，到夜裡我與你一同候在你們的家門外僻靜處，看看他還來不來，那個時候——」

「好朋友！就這樣辦吧！」

兩個人又是默默的喝了一氣酒，便都帶着醉後的身體從酒館里走出來。

在灰色的暮景裏，這兩個朋友的影子，便漸漸消逝在灰暗的遠方，路上並沒有什麼人看見他們的醉態。

酒與怒火，燒着兩棵醉了的心！

## 五

第二天剛濛濛亮的時候，黃金生的女人，打開門想起來燒火的時候，在淡薄的晨光裏，一個人的身體，明顯的橫躺在她家的大門前。她驚訝的走向前去，那長得野馬一般的臉，她是熟悉的，但已不復好笑，而是透着嚇人的死魚一般的眼睛，同時當她看到那身邊一灘冰凍的鮮血時，使她尖銳的驚叫了一聲，便也昏迷的倒在冰冷的雪地上。

太陽剛出來，驚人的消息，便飛遍了這山村。

「李把頭被人殺死在黃金生門前了！」

隨着這事的發生，村子里也消逝了黃金生與康國亮的影子。

不過據以後有人說，好像有人看見他們在那慘殺案發生的當夜，似乎踏着夜色，一同往村外山里去的路上走了。

可是却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證實這事實，所以究竟是誰親眼看見過他們的行踪，也沒有一個人知道。

一九四一，三，九，下午

債 血



### 三 秋 草

在一個薄暮的黃昏里，我兩腳又踏上了M市的泥土，於一條悠長的瀝青路上，我看見了久別的啓明。這異外的邂逅使我們都感到了驚喜。當他把一隻手親熱地伸到我的掌心里，我看見過去曾充滿着青春活力的朋友，現在却有一種蒼老的姿態了。

「陳奇，你什麼時候到的這里呢？」我聽見他這緩慢的問話，顯然地，他是在這M市有過長久的居留了。

「我昨天才到，你是在這裏住了很久的時間麼？啊！啓明，我們有——」我低一低頭，在回憶里計算我們別離的時間：「我們有三年的別離了，三年雖然不是一個悠長的

時間，可是你却有些蒼老了！」

「是麼？」他並不驚訝我的言語，祇是在他那瘦削的臉上浮上一層淡漠的微笑，這微笑使我感到是那麼淒涼。

雖然這異外的奇遇，我相信我們都是有許多的話要談，可是這時沈默竟阻住了我們的嘴，誰也沒有話。在一隻幽淡的路燈下我們默默的握着手，我覺得他的手也沒從前有力了。

黃昏的晚風，吹出來深秋的寒冷，悠長的瀝青路上也稀少了行人。我望着街樹上的枯葉在秋風里戰抖，被秋風扯落，這被扯掉的枯葉便跟着秋風在飛舞。可是秋風有時却又玩弄一般的把宅們從空中按到地上，讓宅們在冷硬的路上爬行。

「櫻這幾年來很好麼？」我終於耐不住沈默的封鎖，所以在找不到相當的談話時，我想起了這樣的問話。不，其實我關心櫻是與關心他一樣。本來方才便應該這樣問他的，可是我却被他那呆滯的舉動與淡漠的臉色弄得想不起什麼，所以經過了一個短短的沈默。

「她麼？與我一樣的活着，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好，你到我家吧，我們需要好好談一談，我的家已經很近了。」他的話仍舊是平板呆滯的，兩隻眼睛無力的望着我的臉，似乎在等着我的回答。

「櫻也在這裏麼？」這樣一來，我才知道在M市啓明也有所謂家了。可是覺得家字從他的嘴里說出來似乎有些滑稽，但是我急於要看一看櫻的原因，我再沒有說什麼話，便跟着向他家的路走着。

三年前我們在M城的生活，又回到我的記憶里來，那時候的一段生活是如何值得追憶呀。我們那時候的生活里有光，有熱，有活動的。在朋友們中啓明是更值得敬愛的一個，他有火一般的熱情，冰一般的冷靜，同時他作事那種敏捷有力的雄姿，更會給我們強烈的興奮。總之，那時候我們都有着崇高的憧憬，沸騰的熱血與過剩的精力，更真誠地想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我們憧憬的工作：一種拯救人類的企圖。在女人中櫻也是一個很能幹的女孩子，所以當她與啓明結合到一塊時，我們也會以更大的希望放在他們身上，因為我們都相信，他們兩個在一處是更會有力。

可是在路上，我默默地看着啓明的姿態，我在他那緩慢的舉動上簡直找不回一點過去的影子了。我不相信這就是二年前的啓明，可是事實擺在我的眼前，我有什麼理由來否認這是我三年前的朋友呢？同時我又想到櫻是不是也與啓明一樣消逝了下去，這疑問逼迫着我，於是我很快地問着他：

「在這三年里，櫻每天都作什麼呢？」

「已經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還能作什麼呢？」他淡淡地回答着，然後拐向西去的一條狹小陰暗的胡同里，回頭向我說：「我的家便在這里，這里很難走，你要小心一點。」

這時夜色已經組織成薄薄的黑網，又沒有明亮的路燈，可是在這暗薄的暮色中，我會看出這條胡同是撒滿着骯髒的垃圾，還有孩子的糞便。我這時忽然想到櫻，那個明朗天真的女孩子，也會在這條陰暗的胡同做着兩個孩子的母親麼？由於這條胡同的陰暗，我想像他們的居室也一定這樣陰暗的。

當啓明的兩腳在一個黑色的窄門前停下後，我知道這便是他的家了。我跟着他走

進那窄小的門裡，看見狹狹的天井內，有一排大概四五間低小的房子。於是在啓明一邊拉開他自己的房門時，一邊喊着：

「櫻！奇來了。」

在他喊的瞬間，我想櫻一定會像當年一樣以靈活的姿態，迎接出來的。可是我卻聽見一個微弱的聲音，阻攔着啓明的喊聲：

「不要喊，孩子剛睡下呀！」

這聲音我雖然並不陌生，但這衰弱的微語，便是從櫻的嘴里說出來的麼？在我記憶里的櫻是有着花一般的笑，銀質一般的音韻，是的，她的話像美麗的音樂，在她熱烈的雄辯時，我們都會沈醉在她的歌聲里的。可是現在——

於是我又急於要看這別有三年的女孩子，究竟變得怎樣。便不客氣地先啓明一步而走進屋子裏了。可是屋子內一隻十燭的燈光還填不滿那狹小的居室，所以我驟然看不清櫻的臉型。

「陳奇來了，櫻，你不認識了麼？」啓明也隨着進來了，他好像聽話的孩子似的，

果然把聲音放得低微了。

「陳奇？」她似乎對我的名字感到陌生，但當她把那兩隻大眼睛盯在我的身上，很快地便辯認出來了，於是又很快地對我招呼着。

「啊！陳——陳先生」，對於這樣的稱呼，使她似乎有些覺得不好意思似的，所以又連忙改換了口吻，「陳，你什麼時候跑到這裡來的呢？」

她一邊這樣問着，一邊把我讓到一隻椅子上坐下，她殷勤的態度與熱情的問候，我雖然知道並沒有一點勉強僞意，但是在我眼前的櫻已經完全不是當年那個活潑天真的少女，竟成爲一個主婦的姿態了。

「我是昨天才到這裡來的，我沒有想到你們在這已經組織起家來。櫻，我們已經有三年的離別了，三年前的一切你還記得麼？」我因爲方才她對我名字的生疏，我知道在這三年里時間早已磨去了她的記憶，所以我坐下後，並沒有說一些客氣的寒暄，故意拿往事逗引着她，看一看時間是不是也磨去了她當年的熱情。

「忘是不會忘的，可是我們已經是兩種人了，奇！我現在已經被孩子與瑣碎的家

務奪去了當年的熱情，什麼也談不到了，過去好像一個美麗的夢啊……」

「我看見她那貧血的臉上也好像有一點感慨，兩隻明亮的眼睛在長的睫毛下浮着一層薄霧。她是在回憶那些過去往事吧？我暫時沒有話，看見炕上睡着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還有一個剛剛會走的男孩，看見啓明進來，便很親熱的偎在他的懷裡，我看着那大的孩子問着。

「這是你們的大孩子麼？」

「是的，已經四歲了，奇，你看，他很像啓明呢。」櫻一看那偎在父親懷裡的孩子兩眼又明亮了許多，臉上浮着慈母的微笑，我已經完全看出來，他們兩個已經是把過去對整個人類的愛，自私的移置到孩子的身上了。

「那一個今年才有麼？」我勉強地對那孩子逗弄一下，然後問着那已經睡着的說。

「已經四個月了。」

「啓明，我真沒想到，你們在這三年裡竟做了兩個孩子的父母了！」

「是的，我們已經老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着，但是他並沒有知道我話中的含意。

櫻這時以一個主婦的資格，與我倒一杯暖茶，然後她蹙着自己的丈夫問着。

「啓明，你怎麼會知道奇到這裡呢？」

「我們是在街上遇見的。」

「奇，子平，陵，還有孟西與蓉，他們都好嗎？」櫻似乎比啓明還親熱一些，所以好像仍舊關心到過去的朋友，因為她這樣問着，我才想到啓明把過去的一切恐怕是已經全忘了。他簡直連那些人問都不問，因此我看看那正在撫摸着孩子的啓明有些反感起來。

「你還記得他們麼？」我雖然是回答櫻的問話，但却惡意地瞅了啓明一眼，「孟西已經死了，蓉與陵已經結了婚，子平是過辛辛的生活去了。總之，他們還是像以前一樣活着，可是那種生活真不跟你們幸福呢。」我以為最後一句話一定會刺激起啓明的憤怒，是的，以前他是不讓朋友中傷了他的弱點。可是他現在却好像沒有聽見最後的一句話，竟感動地問着：

「怎麼？孟西死了？噫！我知道。他是會有那一天的，可是，你！」他關心似的向



我問：「奇，你也還像過去一樣的地生活麼？我真不願看着你們會再跟孟西一樣啊。」

「可是你這次到這里是幹什麼呢？」櫻也好像有些感到別的事情似的問我，同時對於孟西的死，也表示着友誼的傷感。可是在他們兩個人中間是再找不到當年的激情了。

「我是有一點工作的，可是你們可以把你們這三年來的生活簡略地對我說一說嗎？」因為看見這兩個個人使我奇怪的消沈，我這樣問着，我想到環境改變人生的問題上。

啓明這時放下了孩子，從衣袋內拿出了一盒紙煙遞給我一隻，這使櫻突然的笑了。在這笑聲里，似乎找到她過去一點影子。

「奇，真是對不起，我簡直忘記你是會吸煙的了。」她笑着說。

「可是現在也不晚呀！」我點燃了紙煙，也玩笑似的回答了她的歉意。

「你不會知到我這三年的經過吧？」這時啓明慢慢地吐出了一口煙，望着那灰色的煙霧說：「從M城的學校里我們分別後，與櫻回到家中，母親已經死了，雖然我們仍舊想繼續我們的工作，可是慘兒便在到故鄉的一月後降生了。我那時自己忽然覺得自

「我應該找一點職業，你是知道的，我並沒有相當的資產可以供給我的生活，何況又作了一個孩子的父親。」他說到這裡，衰弱的咳嗽一下，「但是我投身到社會裡，我才發覺到自己的性格是如何不見容於社會，於是我幾次失掉了職業。在無業的生活中，我是痛苦的忍受着經濟的折磨，有時我會可耻的在受着我憎惡的人們憐憫下討生活。我既沒有力量來打壞那些可憎的人物，而且還要受着他們的憐憫，奇！你一定會想像到我的痛苦吧？於是我漸漸覺悟，爲着自己吧，爲着孩子吧，我是需要平靜的作事了。於是世故漸漸磨去了我的稜角，現在我算能把自己小小的位置維持長久一點了。我已經什麼都會忍受，只要能每月領到一點薪金，可以養育我的孩子與自己。我現在在這里一家轉運公司已經一年多了，一個月可以賺四十幾元，這樣，我便再不敢想什麼了，你也許怪我爲什麼不給你們一封信，可是我又有什麼值得告訴你們的呢？」

「那麼你對於社會是不是已經沒有愛與憎了呢？」我真想不到這一長串黑色枯萎的話會在三年後啓明的嘴里說出來。

「是的，不但沒有憎，更沒有愛。」

「可是不愛一切的人，也沒有一切來愛他，我想你生活一定是孤獨的。」

「我一向便孤獨慣了。」

這時那小的孩子從睡夢中忽然哭醒了，櫻趕忙跳到炕上，解開衣扣把自己的乳垂填進那鮮紅小嘴里，同時憂鬱的說：

「孩子的乳粉又要沒有了，距發薪還隔十幾天，究竟怎樣辦呢？」

我看見啓明似乎覺到一點憂鬱，他沒有話，可是我又一次感到這社會的冷酷，以一個大學畢業生，在這社會裡竟找不到一點相當的職業。裝滿了一些社會原理，經濟概論的智識，却沒有一點用處，而在一個公司里每月祇拿到四十幾元，每天領着女人與孩子在生活裡忍受着經濟的折磨。於是我對他與櫻漸漸覺到憐憫。

「啓明，你不能再活動一點別的事？」

「向那去活動呢？」他無力地說着，忽然好像忘掉一樣事似的，急忙站起來，走到室內黑暗的一角，擦着了一隻火柴。我在他點香的時候，在那香火的微光中我看見一個小神龕里似乎寫着有亡母字樣，我望着他恭敬的叩拜着。

「啓明，你怎麼也信起神佛了麼？」對他這樣的舉動使我感到驚訝與可笑，雖然在工作上他已經是泯落了，可是却想不到裝了一肚子新智識的人也信起神怪了！

「不是的，那是我母親的靈位。奇，由於我們近來對孩子的愛的苦心，我才知道母親過去也是怎樣愛着我呀！」這樣的說着，我看見他臉上痛苦的表情：「可是我太對不起母親了，我在P城時母親會幾次給我信讓我回來，但我都殘酷地使她失望了。母親臨終時還喊着我的名字呢！所以我現在正痛苦着新的智識是如何苦惱着我，假使我不懷疑靈魂的存在，如果我的母親靈魂是永恆的活着，我一定要每天盡可能弄一點母親願意吃的東西供在她前面……」

可憐的人啊，我真有些再聽不下去他那痛苦的哀訴了。我知道許多煩雜的痛苦是如何啃咬着他的心，我恐怕他將要成爲一個變態的精神病患者。

這時炕上的孩子與那個大的孩子又都已經睡了，櫻從炕上跳下來，一塊沉重的陰影壓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我們都沒有話，讓憂鬱的沈默充滿了整個的空間，於是忽然站起來，毅然地說：

「我要走了！」

「什麼？」啓明按住我「你再坐一坐，我們再談一談不好麼？」櫻也堅決的阻止着我，我不好過於使他們失意，於是又坐下來。

但是話雖說了許多，我終不知談了些什麼。夜大蓋已經很深了，外面再也聽不見人的吵雜與市聲，我又一次的站起來。

「這回我應該走了，」我說。

「你住在這不好嗎？」

「可是你們這能容下第二個人麼？」

我一邊說着戴上了我的帽子。

「你那天走呢？」

「我一兩天便要離開這裡的。」

「那麼你在走前還能到我們這一次麼？」櫻與啓明兩個人同時這樣的問着。

「也許能的」。這樣回答後，我推開了門，櫻也要送出來，可是因為孩子的關係，

我是堅決的謝絕了。啓明默默地送我走出那條骯髒的胡同，於是我們淡淡的別了。

來時的一條瀝青路上已經找不到來往的行人。夜是深了，街燈隱着慘白的眼睛，瞅着這一段寂寞的夜街，我的兩腳在商店門前的水門汀路上踏出清脆的响聲，我深深的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氣，可是我却擦不掉壓在我心上的暗影。

一陣晚秋的夜晚從我身邊滾過，使我顫動了一下，我默默的想：「冬天大概已經是快到了！」

## 新聞風景

—

初秋的黃昏，淡灰的流行色。

籠罩在黃昏靄光中的市街，在明亮的燈光下，展開一片繁華的暮景：

具有狂放聲音的酒館，充滿色情氛圍的舞場，吞吐遊人的影院，驚荒飛馳的汽車，高聳暗空中百貨公司的高大建築……這一切，完全表現出都市的瘋狂。

但是，在這都市的邊沿，却有着潰亂的一角。這是一條浸透了霉腐氣味的秋巷，在飄着涼風的暗影中，活動着一些被生活擠落在深淵中的人渣。

植立在陰角的賣淫婦，刺蝟似的蜷伏在低簷下，用着無光的眼睛注視看來往的路行人。飢餓的短衣流浪漢，顫抖瑟縮的煙鬼，褐色健壯的勞工，沒有脂肪層的皮膚。

就是這樣的人，活動在這陰冷的空氣中，如同盛暑中的蠅群，都毫無來由的哄鬧着，同時一些淫蕩的小曲，輕輕的從行人們的嘴里哼着。

輕輕的從嘴里哼着小曲，林禹堯從一家暗屋中夢一般的走出來。

一枚鴉片煙的刺激，使他神經異常興奮，兩腳紆緩的動着，邁着沈靜的步趾，蕭索的一步一步的踱出這暗巷。

落在馬路上的明亮燈光，與方才那幽暗的狹街，好像是一條明顯的陰陽綫，劃出兩種不同的世界。

秋風輕輕的飄着，他的心也飄蕩起來。

初秋的夜晚，淒清的夜景。

淒清的，秋天的心啊！

這都市里燈光的引誘，使他想到自己寂寞的寓所。那一間狹小的屋子，他知道祇



有一張單人的板床，寫字棹，幾本舊書，冷寂的空氣，在等着他回去。

——就這樣的回去麼？

他心里默默的想着，同時兩手摸一摸自己的衣袋，那裝着新從公司里領出來的一月餉包，便先觸在他的手上。他計算一下，知道除了化去的數目以外，還有七十幾元。這雖然并不是可觀的數目，但是這却使他今夜分外覺到驕傲，一個月里會有幾天像今夜這樣有呢錢？

他不願意這樣的走回寓所去了！

二

穿過了幾條繁華的夜街，這一個都市的夜遊者便熟練的又轉向東邊一條暗巷了。懷着興奮與昏然的情緒，他誇進一家具有俄國風味的酒場兼妓館的門里。彩色的燈光，幽揚的夜曲，飄蕩的煙，濃味的酒，混合着男女的笑語。這充滿色情的酒場，一下子使他忘掉了自己存在般的坐在皮椅上。

一個半老的東洋女人，拖着臃腫的身體，帶着醜惡的媚笑，跑到他的身邊悄悄的

耳語着。那嘴中的臭味，使他幾乎做嘔起來。雖然他對她的話一點也不懂，但是他知道她是對他說着什麼。

他表示不願意的搖搖頭。

「你的不幹？」

這樣的問着他，接着便狂放的笑起來，接着笑的，還有坐在別的坐位上一些穿着妖冶艷服的俄國女人。

「酒，酒拿來？」

他燃着一隻紙煙，狠狠的吸了一口，噴出藍色的煙霧，然後這樣吩咐着。

一瓶酒，一盤冷肉，一個俄國女人，便都放在他面前了。這里都是一些被煙酒麻醉了的人們，他們放縱的鬧着，笑着，樂聲高揚的回旋，便有幾個醉漢挾着身邊的女人跳起舞來。幾杯酒流到肚子以後，酒力的燃燒，使他更增加一層糲糊的興奮了。他以一隻手放在他身邊坐着的女人肩上，那柔軟有着彈性的女人肉體，竟帶着強烈的誘惑。半醉的身子有些飄然了。

「乾杯！」他對身邊的女人笑着。

「我的不行啦！」女人愛嬌的說。

「什麼不行？再拿一瓶來；」

一仰脖，滿滿的一杯黑啤酒，又全喝到肚子里。

「姑娘，你的名字叫什麼？」

「妮娜。」

「妮娜？」

「妮娜。」

「好，密斯妮娜；」

「什麼，密斯的不要，妮娜。」

「乾杯！」二杯酒又喝到肚子里，同時把手中的煙蒂，又另燃着一隻的吸着。

屋子裏的男人與女人，都是一個勁的笑着，笑着笑着，在女人的笑影里，閃出一層憂鬱，一層悲哀。一個男人拉起身邊的女人，又一個也同樣站起來，接着，又是伴

隨着舞曲，瘋狂的跳起舞來：

男人有着被酒燒紅的眼珠子，女人有着蔚藍色的眼珠子。憂鬱的，悲哀的眼珠子呵！

林禹忱喝着喝着，便完全不顧一切的狂放了。酒已經使他忘掉了羞耻，忘掉了莊嚴，甚至忘掉了人性。

「密斯妮娜，Can you speak English」

帶着朦朧的醉態，他嬉笑的說着拙笨的英語，幾年來他早已經把從前在學校的英語忘得乾淨了，可是現在却玩笑的說出來。

「不明白。」

「不明白？ I love you--」

「你愛我？撒慌的靡有？」女人睜着蔚藍色的大眼睛，望着他被酒燒紅的臉問着。

「撒慌的靡有，再拿一瓶酒來；」

女人取酒回來，給他又斟滿一杯以後，便輕輕的又問着他：

「你有媳婦麼有？」

「麼有。」

「什麼麼有，你們統統都有啦，撒謊的說麼有。」

她不相信的搖一搖頭。

林禹忱的身體緊緊的靠在女人的身邊：

「你也愛我嗎？」

「愛你。」輕輕的對他耳語着，那溫柔得幾乎銷溶人的聲音呵，像是三月的小風，

軟軟的飄在他耳邊。

「你也撒謊麼有？」

「什麼撒謊，愛就說愛，不愛就不愛！」

「Kiss！密斯妮娜，Kiss！」

女人倔強溫軟的手臂，蛇一般的纏住他的腰支，那蜜味的嘴，發光的眼珠子啊……

「你到這有多少時候啦？」他突然的問道。

「一個月。」

「從那來？」

「哈爾濱。」

「哈爾濱不跟奉天嗎？」

「不，哈爾濱好啊！」

「爲什麼到奉天呢？」

「……………」

發亮的眼珠子一下子灰暗了，花一般的嘴也凋謝了，枯萎的夜百合似的，她低下了腦袋，感傷的夜談啊！

半晌，她的腦袋又抬起來，從抬起來的腦袋，會看出他黯然的眼睛有着一層藍色的霧，在那里，是有着遼遠的思念呢，是有着憂鬱的戀情呢？那夢中的哈爾濱，是埋着她多少鄉愁啊！

「那里的生活太不好混啦！我的父親母親在哈爾濱。我從前在喫茶店，這個買賣

的不幹，現在，魔法子。」

麗麗拉拉的哀訴，使正在被酒力燃燒的林禹忱，好像秋稍的冷風吹到他臉上一樣屋子裡的春天，立刻溜走了，同時燃燒得燙人的體溫也隨着涼下去。

「現在你那個行嗎？」

「許可還沒有下來呀，還不行，你慢慢的來吧；」

午夜已經滑過去了。

屋子裡的空氣也漸漸冷清起來，唱機的音樂，飄送出寂寥的夜曲，方才那一些醉漢，也都挾着身邊的女人，歪斜的向樓上走去，預備發洩着錯亂的狂色慾。

倒臥在林禹忱懷內的妮那，疲倦的，帶着羨慕而感傷的眼睛，目送那幾個男女的背影，輕輕的說：

「我的許可要慢慢的啊！」

三

午夜後的秋風，水一般潑在林禹忱身上。在那路燈的潮潤朦朧的光幕下，他悄悄

的邁着午夜那麼沈靜的步趾，踏着瘦長的黑影，一個夢遊者似的走回寓所的路上。

都市的脈膊，已經停止了跳動，夜是死了。一條寬濶的柏油路，已經沒有一個行人，祇偶爾有一輛矮小的汽車，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的貼着他身邊跑過去，仍舊給夜路上留下一片寂寞。他再摸一摸自己的衣袋，他清楚的知道，已經祇剩伍十圓了。

飄動的秋風，已經完全吹走了他的醉意：

這時他想到旅社的茶房，心里想，這樣晚回去，一定又會惹起他的不高興了。同時他又想到在未發餉以前，是打算多給茶房幾元小禮的，因為這樣會換起他一點好感或況他又常常在夜間茶房都已經睡了才回去呢？

但是一想到自己祇剩伍十圓，對於這一月的生活，便感到恐慌起來。店賬欠了一月還沒有給，同時還預備買兩件冬季的棉衣，可是這伍十圓，去了店賬，連吃飯都不  
够啊！

他有些惱恨起自己生活的荒唐了！

夜二時，他仍舊坐床上，烟酒的刺激，使他不能入睡，於是他爽性走在寫字棹前



坐下了，順手提起筆，在開始寫他已經好久不寫的日記了。

旅社的空氣，是死一樣的孤寂，他的心反倒有些搖擺了。

這禮拜六的夜晚，是可以消磨過去，明天會允許他好好睡一天的。他提起了筆：

「今天的經驗，使我更證實了平素的自信，人類生存地上，究竟何嘗有什麼民族的觀念，國籍的歧視呢？我覺得整個世界上的人類，祇有錢才會分出人們不同的種類。譬如今天那俄國女人，他爲什麼要對我那樣表示好感呢？爲什麼沒有一點民族的觀念啊？」

世界上有多少種民族？有多少種國家？我不知道，但是我祇知道有兩種：那便是：

「窮與富。」

可是我愛妮娜嗎？啊！那金色的美髮，蔚藍的眼珠啊！可是我什爲麼這樣荒唐呢？我的生活已經完全走上毀滅的路上了。過去，我不是有着一種崇高的憧憬，一種拯救人類的偉大企圖麼？可是現在完了，連自己都不能自救，每天用鴉片與烟酒來麻醉



於是他剛在被里喊進來報販，買了一份報紙，仍然不起來的看着。

四

「報，誰看報？」

這是都市里第一次落雪的冬天，傍晚的街上，冷清的看不見多數的行人，路燈照着雪花，給光幕顯得濕潤而昏茫。

「報！誰看報！」

一個賣報的孩子，在這落雪的街頭。仍舊是淒清的喊着，但是却找不到一個顧客。可是這孩子，仍舊是機械的喊着。

「報！誰看報！」

就在這孩子所賣的報上，第二面本埠新聞版中有着下列的三段標題。

嫖妓情深欲做國際鴛鴦

贖身無力雙雙飛入法網

緊接着這一段標題，便是下面的新聞記事：

林馬忱年二十八歲，原籍××省，×縣人，現供職於市內××公司爲事務員，獨身住於×旅社。每月收入尙够其自身生活，惟其人當年曾有某種不穩行爲，蓋一激烈之青年，近自更名爲林馬忱入××公司後，却一變其從前之舊想，生活淪入頹廢，每月耽醉煙酒，並迷戀花叢，於今年秋初曾結識市內某俄國娼寮之俄妓妮娜，二人相戀情深，結難解緣，該妓曾幾次欲嫁林某，但因欠妓館貸款數百元，兩人均無力償還，故難得自由以如宿願，不料半月前該妓留某富客，見其腰中帶有巨款，一時心動，竟出以下策，企圖竊取到手，以便贖身與林某同居，但事機不密，當即被事主發覺，遂送至警署留置後轉解法院，當時林某聞訊之後，激動已極，念妓如此情真，實爲感激，爲欲營救妮娜，不但時往監獄探視，並千方設法，欲代聘律師，辯解減刑，但因手中乏錢，一時無術，遂於昨日午夜酒後，竟乘夜深無人，持刀於市內僻街攔阻某商號之經理，欲行搶劫，惟終因身體衰弱，又兼路人瞥見當即被捕，現已由該管派出所送警署嚴訊中云。

四〇、十二、二十、脫稿

(本篇寫給L.C兄，紀念某一個夜晚的漫遊)

## 中 間 層

早晨七點鐘，那躺在母親的懷裡的兩歲的孩子，又是幾聲哭叫，把正在睡夢中的徐其偉給驚醒了。

以前對這孩子防礙他的睡眠，使他非常氣惱，但是自從漸漸發見自己在出勤簿中漸減少了遲到的數目以後，他不但恨這孩子，反而分外喜愛起來，原因呢？這非常簡單。

徐其偉雖然平素很勤勉，不過最大的毛病是好睡早覺，本來沒有事的人多睡一會

是不算毛病的，可是他偏偏是聽來極好聽的公務員，時常因為上班的遲到，在上司的面前弄得他非常臉紅。

爲了想極力改正自己的惡習，從前他也會想買過一隻鬧鐘。後來總因為經濟的拮据，很難達到這一點的希望，雖然他月入已是一個可觀的數目一百元。但作了兩個孩子父親的他，這一百元一點也不感到富裕。同時妻子那時又正有了七個月的身孕，更不能不積蓄一點款子，做妻子的產期化費，因此這買鬧鐘的計畫終致成了懸案。

自從這兩歲的孩子降生了以後，現在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買鐘的計畫固然在他腦裡早已撤去，但這孩子好像爲了滿足他父親未能實現的希望一般，每天的早晨照例要早早睡醒，然後再哭醒那好睡早覺的父親，於是這孩子便變成了徐其偉的鬧鐘代用品。

近二年來他的月俸，雖然漲上二十元，不過人口的增加與物價的飛漲，弄得他反倒比從前更困苦了。被孩子哭醒的徐其偉，從坑上爬起來，先望一望屋子裡的空間，

光線依舊很昏暗。早晨的陽光，還沒有照進來，一切仍舊浸沉在睡眠中，正在夢鄉中的妻子，這時也被懷中的孩子給叫醒了。睜着惺忪的睡眼，愣愣的望着坐起來的丈夫出神，同時把哭着的孩子摟進自己的胸前，用乳頭阻住孩子的小嘴。

徐其偉在朦朧的光線中，望着妻子那有點清瘦而蒼老的臉型輪廓，心中略略有點感慨，這那裡還是當年佩芳呢？

想起八年前與這心愛的女人那一段戀愛的事，到現在回憶中還充滿一股蜜味。咳！時間該多快呀，這八年像是夢一般的混過去，他已經成了三個孩子的父親，而當年那活潑可愛的佩芳姑娘，今日也成了快到中年的婦人了。

人生倒是甜蜜或是酸苦呢？他常常一個人這樣的想着，如果說是甜蜜，那末自己這幾年來除了爲一家人的生活而奔走以外，究竟得到什麼樂趣呢？如果說人生不是甜蜜，那麼八年前與佩芳初戀的生活確實有一點值得回味！

可是他深深的體驗到從有了孩子以後，便是他生活陷入苦惱的開始，因此他時常對於孩子有一點憎惡，但這憎惡也是一閃的思緒，究竟還是愛着孩子的天性佔勝了他

的忿怨。

「其偉我給你燒洗臉水吧！又是不早啦！」妻子佩芳重奶睡了懷裡的孩子，也翻身坐起來，疲倦的向他這樣說。

「不用，我用暖壺裡的水洗好了！」徐其偉一邊說一邊走下地來，他常恨怨自己的無能。假如經濟不困窘的話，照家中的情形是應該僱一個女僕來減輕妻子的勞作了，因此他總覺得有些對不住可憐的女人。

暖水瓶中還有昨夜的溫水，他洗臉刷牙以後，首先扯掉了牆上的日曆，那十五號的羅馬字很明顯的闖入了他的視線。

——啊！今天可算到了六月十五號了，他快樂的想着。這六月十五號真是他一生中 most 可愛的日子，不但是他徐其偉最愛這一天，就是任何一個公務員也沒有不愛這一天的，甚至在半月前便盼望這一天的早早到來。

正因為這樣原因，他今天對這很常見的羅馬字也似乎分外好感，竟呆呆的望着如鑑賞一幅名畫。



「其偉今天該發賞金了！」剛從坑上走下來的妻子，對着出神的丈夫說，聲音裡透出一種喜悅。

「可不是麼，往年都是今天發呢？」他轉過臉答着妻子。

「今年到是能給幾成呢？」妻子仍舊是關心的問。

「說不定，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大家都說能給廿成左右的數目。」徐其偉很不敢確定成數。

妻子佩芳的臉上立刻露出一種興奮的閃光，在那愉快的笑影中，他好像又找回當年那種可愛的笑臉。是的，這些年來妻子的臉上是難看到她那稚氣的微笑了，佩芳分外有點得意的說：「那麼我們今天便有二百多元的收人了！」

「不過也不一定啊！」徐其偉還是不敢確定。

這時太陽光已經鑽進屋子裡來，給室內渲染成一種粉紅色的光芒，更好像給屋中的主人增加一層愉快。妻子做飯時也較往日敏捷得多，那靈活的腰身還顯示出他身段的美麗。最小的孩子雖然已經又睡了，但那兩個大孩子一個是六歲的男孩，一個是

四歲的姑娘，却都陸續的醒來。

這兩個天真的孩子，一睡醒，靜謐的小屋子裡便响起了吵雜。

「寶俊小芳不要吵啊，小心吵醒了你們的小弟弟。媽媽給你們作飯啦，吵醒了飯又是不用作了！」徐其偉本想乘這機會看一點書，但被這匪醒了的兩個孩子一嚷，嚇得他趕緊放下剛打開的書本，跑到坑邊忙哄着他們，一面給他們穿衣洗臉。

六歲的寶俊非常玩皮，父親給他們洗完臉以後，他便拉着四歲的妹妹玩着。他假裝着變戲法，把一個小瓶兒，用毛巾包着要他妹妹到跟前看，這四歲的小姑娘是不知哥哥的壞手段，剛上眼前看時，他便把手巾望妹妹臉上一蒙，出其不意的竟把小芳推倒在地上。受這意外的一嚇，這孩子尖銳的哭了。

徐其偉又是照例的申斥了寶俊幾句，又連忙阻着小芳的哭叫，怕她會叫醒睡的孩子。飯作好以後，妻把碗筷都擺好，那大孩子還是玩皮的先搶着上桌，急得妹妹生氣的叫。

「寶俊不要再鬧了，今天你爸爸回來領你們去看電影。」佩芳看着玩皮的孩子這樣

笑着說，同時瞥了徐其偉一眼。

早飯桌上充滿了愉快的空氣，這可以說是半年來沒有的現象了。

「其偉，賞金下來，你怎樣請我呢？」佩芳的態度反倒有點孩子似的愛嬌，歪着頭望着他問。

「我請你們吃一頓館子！」

「單就吃一頓館子嗎？」

「還有什麼呢？」

「你不早就答應給我作一件衫子，買一雙皮鞋，還有——」

「還有什麼？」

「還得燙髮！」妻的小嘴邊更綻開愛嬌的微笑。

「佩芳，這得多少錢了呵！我看我們還是積蓄二十四十的吧！」

這回他的口氣使妻非常不滿，不過臉上仍舊保持着微笑說：

「其偉，你怎麼老在我身上打算盤，我給你這樣累一個月是不是省十幾元僱人的

工錢呢？」同時他又接着說：「我們的孩子也應該一個人買一件小衣服，你看人家張太太的兩個小孩打扮得該多可愛呀！」

對於妻子的話他也覺到並不是過份的要求，因此他都表示了默認，臨上班的時候妻與那兩個孩子也都喊着：

「早一點回來啊！」

二

徐其偉剛走進辦公廳，一些同人們已經早就坐在辦公棹前，因為沒有什麼可作，所以都興緻勃勃的一邊飲着聽差倒來的茶水，一邊閒談着。徐其偉望一望牆上的鐘，正好他又晚到十六分鐘，不過這時主任還沒有來，因此那些同事們的談話也非常放肆起來：

「老徐怎麼又來晚了？是不是又被太太給纏住了？」一個同人望着他走進來，把手中的烟蒂扔在烟盃裡對他玩笑的說。

「你別看老徐上班不守時刻，可是下班的時候，真是時間勵守，只要一响下班鈴

他便早早的先跑回家去！」另外又一個人接着說。

「那當然是同太太感情好嘍！」兩三個不同的聲音，同時這樣喊出來，接着便是幾個同人的暴笑，響震在辦公廳的空間。

徐其偉並不來回答他們的玩笑，祇是對他們笑一笑，算是向他們的招呼。坐在自己的坐位上，聽差小劉照例給他倒一杯茶水，他也像其他同事一樣悠然的吸着新燃着的一隻紙煙。

早晨的陽光非常好，從樓窗中照進來，投給滿屋溫暖。不過又不像是午間的悶熱。蒸人，從敞開的窗子望出去，辦公廳前的花圃中一些不知名的花兒，都艷麗的迎着早陽開了，又似乎都帶着笑臉向徐其偉遠遠的微笑。

——人生該多麼美麗呢？

徐其偉今天忽然真的覺到人生的可愛了，更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暖流，在他心上淌着，淌得他有點發癢！

同人們今天的談話，也都不像往日那樣說着打牌看戲與影片等消遣問題，幾乎全

集中在賞金的多少上。

被談得起興的徐其偉，這時也加入了談話：他們有人說能給二十成，又有人說是十五成，這衆說紛紛始終也得不到結論。

「報紙上說不是上薄下厚主義嗎？那麼我們一定不能少的了！」徐其偉舉出了報紙做例子說。

「但是我們也不算下層了啊！一個月掙一百多元還算下層？」一個人與徐其偉掙着薪金相同的同事反駁他的話。

「照你說我們是下層？」又有人很反感的問。

「我們是中間層！」

大家又都笑了，還沒有結論的談着。一直到主任從外面走進來，他們才低下頭暫時結束了閒談。徐其偉今天不知有什麼在作怪，他始終不能靜下心好好的辦公，心中祇是一味的想着一些雜亂的事，弄得他非常浮躁。望望每一個同人的臉也有許多的好像跟他一樣在想心事。

平常的時間也比今天似乎快得多，稍抽二隻烟捲，喝兩杯清茶，隨便應付兩件事，不知不覺中便到了午間的休息。今天呢？今天的時候却慢得像騎牛了！

伏在辦事桌上徐其偉的鋼筆，雖然也在往紙上寫着，但他這時正作着家庭的會計，他在算着自己的欠賬。在記憶中他想欠米店足有十幾元，欠雜貨舖的菜錢也有四五元之多。上月借同人趙先生十元，還欠濟良醫院的醫藥費也有六七元，這還是兩月前給那最小的孩子治病欠的。單祇這些便足有四十幾元，此外還有他想起不來的零星欠賬，統計起來恐怕還要有一些。

他想像假如要賞二百元呢？那麼剩下來的不過一百零十幾元罷了，早晨答應妻子的要求，究竟實行不實行呢？假如要滿足妻子的要求，那麼恐怕這賞金一點也沒有剩餘了，並且自己很早以前便計畫在這次賞金發下來買一雙皮鞋，這樣一來不是沒有錢了嗎？

他下意識的望一望腳上穿的皮鞋，的確有些不像樣子了，但一雙皮鞋要六七十元是不是又佔去了最大的數目。最後他想到妻子的勞作與辛苦，他輕輕的嘆一口氣，絕

對犧牲自己的皮鞋，來使妻子得到滿足的愉快吧。

他浮躁不靜的情緒中，終於等到了午間的休息，沉靜的辦公廳，立刻又响起人聲與笑語，早晨在家裡沒有吃早飯的人，便忙着吩咐聽差到附近的小館去叫飯，已經吃早飯的人也陸續跑到外面去。

徐其偉起初是盼快到午間的休息，但到休息時他又想不起幹什麼來。

無聊的踱到樓下，正好同人在運動場上打籃球，他也加入了球戰，在運動中才忘掉了一切心思，不過仍感到自己薪俸生活的可憐，爲什麼少得這一點被富人們不放在心裡的金錢，便在這未到手之前弄得不安了呢？

等到再一次鈴聲响過去以後，他們又重回到辦公廳，這一回空氣好像是很緊張，誰也不再說話，整個辦公廳裡充滿死寂的氛圍。有幾個年齡較小的同人，又有時視線碰在一處互相作一個鬼臉。憑他們的經驗現在一定就要發賞金的了，這一群可憐的小職員，這時都像開彩之前碰着運氣一樣的緊張！

果然時間還沒有過半點鐘，那主任由寫字台的抽屜中，取出一疊信封，陸續的叫



着每一個人的名字，拿着紅賞字的封筒分發給他們了。

徐其偉接到手裡時，帶着一種說不出的興奮，把封筒打開，他的心由熱情的激動漸漸退爲冰冷了。這數目太使他失望了，裡面的賞金正好是一個月的薪俸，以前所幻想的廿成十五成的夢，這一下子完全給事實碰碎了。

全辦公廳中每一個同人的臉，也都帶着掃興的表情，這賞與金的發下，反倒更減少了他們辦公的精神！

徐其偉最失望的是賞金剛發完以後，便由管庶務的周先生拿着手中的紙單按名向同人們索錢。要到他名下時，他才想起來是上次送一個同人轉勤的宴別酒資，與一個同人的結婚喜儀。一共是十元。還沒有給。連這十元與還給趙先生的欠賬便先少了廿元，那麼這現在僅有的一百元，恐怕再去了家中的欠賬，是什麼也不能辦了。

妻子的要求呢？他簡直是一樣也不能辦到了！

三

懷着一棵失意的心，徐其偉在回家的道上走着，早晨上班時他想到今天回來的時候，該多麼高興呢。可是現在事實給與他的，照想像完全相反，却較平常下班的時候更不安得多。

他想着假如把真話告訴了家中的妻，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呢？難道連妻子這一點小小的要求他作丈夫的都不能使之滿足嗎？並且想燙一次髮，做一件衫子也不是什麼過份的要求呵！

——還是不告訴她真話吧！在今天她高興的時候說了真話，這是太傷她的心了。在路上他這樣想好了主義。

剛一邁進自己的門檻，果然妻子帶着愉快的笑臉來歡迎他，那四歲的小芳也親愛的抱着父親的大腿。

這家中的興奮空氣，使他更消失了說出真話的勇氣，爲了不願破壞一家中的愉快，他也祇好勉強裝着快樂！

「其偉你剛從班上回來嗎？吃飯了沒有？」妻子笑着向他問。

「是的，下班我就回來了，我什麼也沒吃呢。」

「那麼我馬上便給你作飯不晚吧！」妻接着說。

但這時他那大兒子寶俊，突然從外面跑進來，一看父親下班回來，想起早晨吃飯時父親答應領他們下館子的話，便毫不容緩的向徐其偉約求着，非要領他們上街上一頓館子不可。他白天從母親嘴裡也聽到父親今天手中有錢的話，因此他更糾纏得厲害

「寶俊！不要鬧，讓爸爸歇一歇，明天一定領你下館子，好孩子，明天領你吃西餐，你忘了麼？吃西餐該多好！」

當母親的一看見孩子的胡纏，趕緊勸着孩子。同時轉回身向他很關心的問道：

「其偉！倒是賞多少啊！」

被妻子這一問，弄得他立刻侷促了。面對着妻子那一副仍舊帶笑的面孔，想着方才在路上想着的主義，才含糊的說：

「你早晨說的對了。」

妻子微笑的臉上，果然立刻又浮上一層興奮的紅光說：

「那麼是二十成了！」

他沒有回答。看見他無語的沉默着，以爲是沒有猜對，又接着改問一句。

「那麼是十五成？」

這一回他怕引起妻子的疑心，才無可奈何的點一點頭，口中輕微而模糊的應了一聲。雖然是十五成，但並沒有使妻子因此而不快，她計算十五成也不是微少的數目了，頭些日子所想的事是都能辦到。

「走，我領你們到街上吃館子去！」

突然徐其偉非常感情的站起來說。這意外的話反倒使高興的妻有點驚訝了。

「那何必呢？你累了一天不歇歇麼？有了錢那一天去不一樣？」

可是看見父親的提議，眼前的孩子立刻高興的狂跳起來，一邊反抗母親的阻止，一邊忙着要換上街的衣服。

「走吧，現在就去吧！」

徐其偉這樣的說，心中想着：可憐的妻與孩子，你們都樂吧，祇有今天一夜的快樂，明天你們便會感到失望的悲哀了。

「那麼我便給他們換衣服了！」

妻仍懷疑的問。

「給他們換吧！佩芳！你也換一件。」

他還是假裝高興的吩咐。妻這回真的打開了衣櫃給孩子換完，自己也換一件長衫，在換衣服的時候，還向他問道：

「其偉！你說我再作一件甚麼色的衫子呢？」

「我也說不上，以後到商店再挑吧！」

天氣果然較從前長得多了，歪斜的太陽，依舊高高的照着，散放着火熱的陽光。街上有許多不同的男女，都帶着愉快的臉色，手中差不多都提着一包東西。每一家商店的門前也不斷的吞吐着顧客，很顯然地，這都是領到賞金的事務員們，乘着賞金的發下，趕緊買着平素所想的衣物。商店臨街的玻璃窗中，擺着那樣艷麗的衣料與孩

子的夏裝，更時時吸引着佩芳的眼睛。而她竟先到商店買完要買的衣服然後再吃飯，結果是叫徐其偉欺騙的言語阻止了。對這商店的店頭裝飾他真幾乎喊出都市的罪惡誘引了。

妻子這時一點也不瞭解丈夫此時的心理，她不斷的用研究態度來向丈夫說：

「明天再上街買東西的時候，一定要給這三個孩子一個人買一件像玻璃窗中所陳列的那樣小衣服。」

對這話，他也都允許的答應下來。走進飯店以後他們走到一間較靜的屋子，他特意要了幾樣妻子愛吃的菜，他還要了一瓶啤酒。孩子們一走進館子的屋裡，也忘了方才那可愛的小衣服。在吃飯時妻偶然望到他那一雙破舊的皮鞋，才又好像想起一件事似地說：

「呀！我到忘了，明天你也應該買一雙皮鞋。」

這時女人已經完全為興奮弄得忘掉丈夫手中金錢的數目，現在半年來未有的快樂佔據了妻與孩子的整個身心，祇有他徐其偉一個人陷入痛苦裡。妻與孩子愈興奮他的

痛苦也越深。

等到吃完飯以後，徐其偉更主張再到電影院中去看電影，本來只有今天這一回的歡快了，等到明天，這一群高興的妻與孩子，都會感到失望的悲哀，爲什麼只這一刻，不讓他們盡興樂够呢。雖然吃飯和看電影的錢統計在一處也得用八九元，但還比做一件衫子便宜得多，並且就僅給妻做這一件衫子，也未必換起他們今天這樣愉快。

整個下午，他們一家人除了徐其偉以外，真可以說是都相當的滿足了。現在妻子的心祇盼待明天丈夫下班回來，再領她真想要買的衣料了。

一家五口人，從電影院中走出來，已經是街燈發光的夜了。夏夜的涼風，軟軟的飄到他們身上，不但吹走了白日的燥熱，這時更吹拂去徐其偉方才在電影院中悶熱的煩躁。

都市的夜街，較白日更增加繁華，每一個青年男女艷麗的服裝浴在成串的街燈下面，都有着嬉笑的臉色。有時看見大腹賈們帶着與他們年齡不相稱的青年女人驕傲的走過去，使徐其偉好像有一個新發現。這人生的確是美麗可愛的，不過沒有錢的人，

是沒有份來享受，所以窮人是陷入苦惱里。

當他們剛走進自家院子裡，那住在門房的一對年青夫婦，爲了避免屋子悶熱，正坐在天井裡談心，這男人是在某機關做着比當傭人稍強一點的職業。這回因爲他也得了一點賞與金，所以也都非常高興，他們正議論怎樣買點米，買一點煤球。

「咱們比不了人家能掙，還做什麼衣服？我就這件對付吧！」

這是女人的聲音，說能掙，分明像指徐其偉。

這一夜雖然他們睡得非常晚，但徐其偉仍然不能入睡。他算一算手中的財產，出了這應還的欠賬，祇有二十元的剩餘了。這二十元還維持不了十天的生活。——聽着孩子香甜的睡聲，他有些忿怒了，同時他又想起同人所說的「中間層」那句話。

「這社會富人可以爲所欲爲！窮人沒有奢望，最苦惱的恐怕就是我們中間層！」  
最後他這樣輕輕的獨語了一句。



康德八年九月廿五日印  
康德八年九月三十日初版發行

不 准 翻 印

小 工 車

定價一元四角 (郵費在內)

著 作 人 王 秋 螢  
奉天市大和區隅田町第九號

發 行 人 修 子 松  
新京東四道街一一一ノ二號

印 刷 人 山 田 浩 通  
奉天市大和區大和町第十三號

發 行 所 益 智 書 店  
新京市北大街三十號

印 刷 所 東亞印刷奉天支店  
奉天市大和區大和町第十三號

奉天市瀋陽區一心街四段六七

總 經 售 處 文 選 刊 行 會

書叢送文